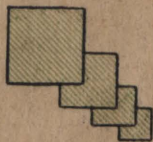




女鐸小說集



女鐸小說集

(第一輯) 女鐸月刊社編 一二八面

(一九三五) 二角

本集共載小說十編，有係譯者，有係創作者，都在女鐸報中發表過。每篇有每篇的精彩，每篇有每篇的作風。喜歡讀小說者，或專門研究小說作品者，都應人手一編。

**Short Stories For Young People, Vol. I, by Woman's Messenger Staff. (1935)** 128 pp. .20

The book consists of ten selected short stories. It is interesting to those who like to read stories. Those who are studying the writing of short stories will find them good examp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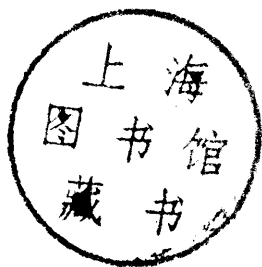
For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449B

女  
鐸  
小  
說  
集  
第  
一  
輯



~~1599073~~

# 女鐸小說集 第一輯

## 目錄

頁數

一	村女意外奇緣	一
二	羅弟的藍布衫	一〇——二三
三	碧仙的婚史	二四——三四
四	母愛	三五——四七
五	老宋的賣買	四八——五六
六	蕭老頭子的女兒	五七——六八
七	不了之情	六九——一〇二
八	蘇玲的一件奇事	一〇三——一二四
九	狗與蘑菇	一一六——一二八
十	聖藥	一一九——一二八

目錄

# 女鐸小說集

第一輯

## (一) 村女意外奇緣

愷悌是一個英俊的青年；自從他斷絃之後，從來未去追求過異性，只是喜歡打獵。愷悌身材瘦長，爲人勤懇而好強。他的目光銳利，意志剛強，不屈不撓。愷悌的服裝，簡直與當地的土老兒一般；他鎮天的帶着一班食客各處遊玩，內中也有音樂家，也有拳術家。總之，他的隨員中，沒有一個是遊手好閒，或無一技之長的。

十月下旬，愷悌帶着幾個善於打獵的朋友，到尼地吉池塘的四周去打獵。愷悌和隨員們雇了一隻船，此外又另雇一隻船裝載侍役人等。這兩隻船，幾乎塞滿了尼地吉河，使那些到河邊來汲水的婦女感覺非常不方便。在白晝裏，獵鎗聲震盪了水陸兩界，夜間人們的甜夢，都被那班音樂家的樂聲所打破。

一天早晨，愷悌正坐在船梢擦鎗，似乎遠遠聽得野鴨的慘痛呼聲，抬起頭來一看，

祇看見一個妙齡村女，走近河濱，雙手抱着一對雪白的野鴨。她把那一對野鴨放入河中，很擔憂的神氣望着牠們。她的擔憂，很明顯地是由于見了這一大批的打獵人。這時河水平靜如鏡，河邊蘆葦叢生，正像一幅天然的圖畫。

那村女明媚鮮妍的姿態着實足以動人——真好像一朵出水芙蓉。從外貌上，看不出她的芳齡幾何。她的身段苗條，似乎是成年婦女，可是從她那種天真自然的面孔看起來，似乎絲毫沒有嘗過世途的辛酸滋味。看她那副無憂無慮的神氣，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經到了青春時代。

愷悌看呆了，不禁悠然神往，鎗也不擦。他萬不料到會在這荒僻的所在，遇見這樣一位天仙般的美女，他又覺得四周圍的天然美景，很配做這位美麗村女的背景。她賽如鮮花生在樹上，有天然的陪襯，比插在花瓶裏更加嫵媚。那時田野的鮮花，剛受初秋露水的滋潤，與晨光的照耀，含苞欲放，掩映生姿，這一切的一切，在愷悌腦海中宛然一幅風景美女畫片。愷悌正在看得出神，她忽然像受了驚嚇地跳起來，急忙抓起一對小鴨放在懷中，還發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手聲。不到一會兒工夫，她已離開河邊，跑進附近的

森林中去了。愷悌四面一望，祇見自己的一位隨員用鎗對準了那河裏的野鴨。愷悌立時走上前去，奪去那人手裏的鎗，向那人臉上狠狠的打了一巴掌。那人受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也就不再得意似的瞄準那野鴨。愷悌照舊擦自己的鎗。

可是，好奇心終於驅使愷悌走到那森林裏去尋找那女子。他穿過了森林，便看見一份小康人家。一邊是尖圓形的貯穀倉，另一面是整潔的牛棚，牛棚的盡頭處，便是一叢小樹。在樹林中，他找到方纔見過的那女子，正在爲那受傷的小鴨傷心痛哭，兩手用力搓揉衣襟，像要將滴在衣襟上的眼淚擠出。她的旁邊睡着一隻灰色的貓，正聚精會神的注視那受傷的小鴨，祇要鴨子稍微一跳動，灰色的貓就用前爪輕巧地去敲鴨子的鼻頭。

這種狀況，發生在日光正照着這家人的常兒，給了愷悌和輓的心地裏一個很深的印象。陽光與一簇簇楓樹葉的影兒，交互錯綜的在那女子的膝上搖擺着。離那裏不遠，有一隻黃牛正在細嚼由牠反芻胃裏回出來的食料，懶洋洋的神氣，用尾巴慢吞吞的驅逐釘在牠身上的蒼蠅。北風柔和地吹着竹林，那竹林瀟瀟的響着。那坐在樹林中的女子，儼然是一位林中的皇后；她那種滿面鎮靜莊重的神氣，不愧爲賢妻的模範。愷悌手裏拿了

槍走近那女子的身邊，自己也覺得太冒昧了。愷悌這時候突然覺得好像做賊被人捉住一般的難受。愷悌一心要向那女子說明不是自己打傷了她的鴨子。可是他剛要開口的時候，忽然屋子裏有人喚『薩達！』。那女子跳起身來。又聽見喚一聲『薩達！』那女子急忙捧着鴨子，向屋子裏跑。『薩達』，愷悌暗自尋思，『多麼香艷的名字！』

愷悌回到自己船上，把鎗交給隨從的人，重復又走到那屋子的大門口。愷悌看見一位中年的婆羅門教徒——印度四等階級中最高的一級——衣飾整潔，春風滿面的坐在櫂子上看修養性靈的書。愷悌看他那種和藹可親以及默思冥想的神氣，與早晨所見的那位女子相同。

愷悌走上前去，向他行了敬禮，說道：『先生，你能不能賜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得厲害呢。』那中年人誠懇地招待愷悌。二人讓坐之後，中年人就從屋子裏捧了一壺熱茶和幾片餅乾出來。

愷悌喝了水，吃了餅乾；那中年人便問愷悌的姓名與來歷。愷悌將自己的姓名，父親的職業，住址等都告訴了他，隨即照當地的風俗說道：『先生，你如有用得着我的地



方，我就覺得不勝榮幸之至了。」

「少年人，我這裏沒有甚麼要你幫忙的事，」拉賓伯勒基說；「眼前我心中祇有一樁未了的心事。」

「先生，到底是甚麼心事呢？」愷悌說。

「就是小女，薩達，已經成人了，」（愷悌這時回想到那女子像孩兒一般的臉色，不知不覺的笑了一笑）「到如今我還沒有替她找到中意的夫婿。我祇要親眼看她嫁着一位如意郎君，那麼，我的向平之願就算完了。可是這村莊裏尋不到相當的男子，我又因為職務關係，不能到別處去尋找。」

「先生，你若有空，能到我船上來，我們可以談談令媛的親事。」愷悌說了這話，又行了一個敬禮，纔回去。愷悌回到船上，就打發隨從的人到村莊裏去打聽。這些人都回來報告說，那婆羅門人的女兒，的確是才貌雙全。

第二天，婆羅門人按着約定的時間，到愷悌的船上。愷悌至誠恭敬的對婆羅門人行禮，求他把愛女許給自己為妻。婆羅門人一聽這出乎意外的好消息——因為愷悌家裏不

但是婆羅門教中極有聲望的人家，並且富有財產——不知道拿甚麼話回答才好。婆羅門人怕其中或有誤會，於是重複問道：「你願意娶我的女兒嗎？」

「假使蒙你許可的話，」愷悌說。

「你意思是說薩達？」婆羅門人又問。

「是的，不錯，」愷悌毫不猶豫地回答。

「你要不要先見見她，同她談談——？」

愷悌裝做沒有見過她的神氣說：「那可以等到行婚禮的時候再說不遲。」

婆羅門人提高了喉嚨說：「我的薩達真是好女兒；對於家事，樣樣都來得。你既然這樣信任她，深望她日後不辜負了你的願望。那我就放心了！」

愷悌因不願在那鄉村裏多耽擱，就租定了一間瓦房子，作為結婚的禮堂。到了吉時，新郎騎了象，後面隨着一大隊手拿火炬的人，在鼓樂聲中整齊嚴肅地走進禮堂。

當新娘頭上蒙着鮮紅的細紗，行結婚禮時，愷悌抬頭看着新娘。祇看見她低着頭，戴了一頂珠冠，愷悌簡直不能相信，眼前並立着的就是他所思慕的那位村女，因一時情

感的刺激，眼淚便不自禁的流出來了。

婚禮完畢之後，女賓都聚在新房裏閒談的時候，有一位鄉村裏的女教員，催促愷悌自己去揭新娘的面紗。愷悌將面紗揭起，竟嚇了一跳，原來新娘，不是他所看見的那位女子。

愷悌的心突然覺着不安，周身感覺顫動起來。房裏的燈光似乎暗淡起來，而新娘的面孔也不及以前的丰采。

愷悌先憤恨他的岳父。他想，那婆羅門光棍竟敢給他看一個女子，而結婚時只換一個。可是再平心靜氣的一想，那婆羅門人並未會領什麼姑娘出來給我看過——這事都是我自己的錯。愷悌仔細一想，最好是鎮靜些，不要給人知道了，笑他糊塗。

愷悌雖是忍聲吞氣，可是終不服氣。那些來賓歡笑的聲音，很使他不耐煩。他暗暗的自已恨自己，也恨所有的來賓。

突然之間，坐在愷悌身邊的新娘，跳了一下，並且發出一種強受遏制的驚嚇聲音；原來因爲有一隻小兔子，從新娘脚上掠過。跟在小兔子後面的，就是愷悌那天早晨所遇

見的女子。那女子捉了小兔子，放在懷裏，連連的很溫柔的聲調撫摸牠。「啊呀，那瘋姑娘！」女客們一面叫，一面做手勢叫她走出去。那女子絲毫不去理睬她們，却不慌不忙的坐在一對新人的面前，憨態可掬的樣兒釘着他們看。不一會，一個女僕走進來，拉了她的肩頭，拖她出去；可是愷悌急忙上前攔阻，說，「讓她坐在這裏！」

「你叫甚麼名字？」愷悌上前去問那女子。

那女子祇將身體搖了幾搖，不回答他的話。新房裏的女客都噤噤咕咕地不知道說些甚麼。

愷悌又問：「你的那些小鴨子都長大了嗎？」

那女子毫不驚慌地釘着他看。

手足無措的愷悌壯着膽，以柔和的聲氣問她的小鴨子怎樣，她也好像不聞不問。房裏的女客人都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末後，愷悌才恍然大悟，知道這女子是又聾又啞，整天與當地林中的飛禽走獸爲伴侶。那天是碰巧在有人叫薩達的名字的時候她站起來跑進屋子裏去。

愷悌這時候，更驚得目瞪口呆，似乎一層黑幕從他眼前揭去。他好像脫除了災禍的神氣，深深地抽了一口氣，這才又看了一看新娘的臉，覺得那婆羅門人的祝福達到了目的。

## (二) 羅弟的藍布衫

兩夫婦居然大吵起來，原因是爲了羅弟的藍布衫——這次的聖誕禮物。羅弟曾說希望有一部電車爲聖誕禮物；他母親慕德，就在那一天將電車買了回來，等羅弟上床之後，就拿給丈夫康烈看。康烈沒精打彩地看了一眼，便問道：「值多少錢啊？」

慕德滿心的不高興，於是慢吞吞地回答說：「康烈，祇有十四塊錢。這項玩具共有三種，這是頂便宜的一種，因爲它只有軌道和車子。」

康烈眉頭一縐，狠狠地望了她一眼。

「慕德，你現在聽我說給你聽。」康烈用很嚴肅的聲氣說，「你怎能做出這事的啊？爲一個不滿四歲的孩子，買一樣價值十四元的玩具，你豈忘記了去年羅弟生病的醫生費還沒有付麼？這實在是糊塗——爲這麼小的孩子，買一部電車！他自己既不會開，我也實在買不起——無論如何不能給他！我三歲的時候，那裏玩過電車的麼？我那裏有過十三套衣裳，紡綢和羊毛的襯衫，四五雙好皮鞋和外面的皮大衣，同大人一樣的麼？我

看你真有點神志不清，假使你不及早回頭，我們兩人的災禍，眼前就要發生。」

「我覺着我們已經有災禍了。」慕德眼睜含着淚，嘴唇顫動地說：「假使完全依你的意思，羅弟除了藍老布衫以外，甚麼都沒得穿，無非一套便宜貨爲作客穿的衣裳，一雙便宜的皮鞋。我所以這樣做，無非要做一個好母親，使羅弟快樂。」

康烈立刻高聲大叫地說：「你既是嫁給我，應當做一個好妻子。羅弟爲甚麼不能穿藍布衫，便宜皮鞋呢？他不過是個小孩子。你總是要我負債。我越多賺錢，你越花費得厲害。我提起這事來，就頭痛，討厭。我早就說這裏房錢太貴，我住不起！但是你要羅弟同好孩子們玩！你怎麼知道四鄰的孩子們都是好的呢？難道住在好房子裏的人，就有好孩子麼？我也不是不顧到孩子的益處，不過我是爲將來計算。寧可先讓小孩子穿藍布衫，後來有受教育的機會！」

他滔滔不絕地往下說，但她祇牢牢地咬住一句話。她說：「那麼你說我不是個賢妻麼？」

情勢愈趨緊張，康烈怒憤填胸地對她說：「不錯，我以爲你不是賢妻，祇將房屋收

拾得整潔，一天到晚在羅弟身上用功夫，不能使你可副賢妻的名稱！那些都是你分內的事。但是我以為，若一個女人，以丈夫為虛榮心的犧牲品，總使丈夫為小孩子的玩具與奢侈品而負債，決不是一位賢妻！」。

她大聲回答說：「康烈，從今天起，我與你決裂，原來你腦海中的我，竟是如此！」當時的局勢，的確是無法挽救。他們二人，越鬧越厲害了。假使他祇叫她退還電車，她雖不願意，也不至於鬧到如此地步。他若不說她不是賢妻，也不至於馬上決裂！

末後，他們二人做了一樁從來未曾做過的事。他們兩人到晚上睡覺的時候，仍舊氣憤填胸。康烈拿了自己的枕頭和被，到沙發上去睡。慕德躺在床上，一壁哭，一壁想到自己如何照顧康烈和羅弟，如何一天到晚的忙碌，一分鐘也不空。如今不過爲了買點好東西給她可愛的兒子——就這樣受氣，怎麼叫她不想越傷心呢！她覺得康烈對她的愛已經消滅，也用不着她作妻室。她越想越難過，直等到倦極了才合上眼睡覺。第二天早上，等她起來的時候，康烈一早就走了，羅弟也醒了，在那裏自己玩耍呢。

她一言不發地替羅弟穿好衣裳，又給他吃了早飯。她以為康烈既無聲無臭的走



了，必是和她決裂的表示。她一面喝茶，一面想無論如何總要離開康烈。這雖不是他們二人初次爲錢爭吵，不過以前沒有鬧得這樣厲害。慕德覺得再也不要看見康烈——最好永遠不要看見——她已經那麼好待他，那麼勤苦，而他還以爲她不是賢妻，怎能叫她不走開，讓康烈老守着他的寶貝錢呢！她當初不知道康烈這樣吝嗇！一錢如命。其實到了聖誕節時，大家都該大方一點！

當慕德嫁給康烈的時候，她母親告訴她將來無論遇到甚麼不順利的事，儘可回娘家。如今是她回娘家的時機了！她父親在她結婚的時候，給了她一百塊錢，並且對她說：

「這不過是爲遇到意外時的用費，你決不要用這筆錢付米帳或雜項。」

慕德從來未動過這一筆錢，自從結婚到如今，老是放在銀行裏。如今却要將這錢提出來，作爲回娘家的路費和零用。這時她娘家已從上海搬回廣東的一個鄉村去了，因爲她父親要在那裏經營商業。她目前先要帶羅弟到那店裏，將電車退還。她還要買一點東西帶回娘家去。她已決意回娘家，爲的要使康烈知道這樣對她說話，是絕對不行的！

她那部電車是從先施公司買來的；當她未結婚以前，她曾在這公司裏面做過五年女店員。起先康烈也是先施公司的職員，不過以後到了一個綢緞舖子裏做經理了。慕德現在要到先施公司去，替羅弟買一雙手套，因為怕路上太冷。

她一面整理行裝，一面不住的流淚，她雖是爲了裝飾房間，曾和康烈鬧了幾場，却着實有些留戀這整潔，可愛，舒適，雅緻的屋子，她很愛婚後的生活，有時攜着羅弟到公園裏去散步，晚上總有朋友們到家裏來談天。但是此後不能再有這一切的快樂了！康烈就是與她離婚，總不能將羅弟奪去，所以還有兒子同她在一起。

她雖是心如刀割，卻不能不忍住眼淚，否則羅弟看見了也會哭的。平時她和康烈總不在羅弟面前爭吵，因為羅弟看見他們吵鬧，總是很害怕的。

羅弟問母親爲甚麼整理提箱，她告訴他說：『我們到外婆家去玩幾天。』

羅弟又說：『爸爸也去麼？』

『他停幾天再去，』她說。

「那麼我還沒有同爸爸說再會呢！我總得同他親熱一回。」  
 「等等再說罷！」她說。

她手裏拿着電車，提着皮包，便和羅弟上了公共汽車到大馬路去，因為往廣東去的船要到這晚上才開。她坐在車子裏，形容憔悴，不知道的，還以為她是新寡的女人。車子裏有一位婦人，很中意羅弟，羅弟那天穿了很時髦的童裝，腳上的皮鞋擦得亮晶晶的，加上他那可愛的小臉，委實令人不得不疼他！

羅弟那天極其開心，因為要到先施公司去，公司裏的男女店員們都很愛他，總是爭先恐後的同他玩笑！

到了先施的兒童玩具部，慕德看見從前的老同事梅筠。她一面退還那部電車，一面帶着苦笑說：「康烈說，羅弟太小，不會玩這種東西。」

梅筠伸手將羅弟抱到櫃檯上。羅弟祇知朝着她發笑，露出滿嘴的小白牙。

「慕德，他真是個討人喜歡的孩子。我看你實在是有福氣。我們昨天還談到你。我若能得像你這樣，我真是心滿意足，甚麼也不介意了——康烈是那樣的豪爽，羅弟又

如此的可愛！羅弟你會唱歌麼？」

羅弟便笑容可掬地唱起「毛毛雨」來了。他那小嘴唇委實引人歡喜。

但梅筠却不能等他唱完，因為顧客越來越多，有的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所以她不得不去招呼。

慕德當時很看出梅筠是怎樣的疲倦，還有點憔悴的氣色。她走路的姿勢，好像腳痛。她向顧客們的不自然的笑容中似乎顯出兩頰微痛一般。慕德立時回憶到未結婚前聖誕節時，自己總是忙得手脚都發酸。尤其是在兒童玩具部裏當女店員的，更怕臨到聖誕節，因為那時的苦楚真是與地獄差不多！

慕德將羅弟從櫃檯上抱下，向梅筠招呼再會，其實梅筠祇有向她看一眼的工夫。

時候快到正午了。慕德又買了一副皮手套給羅弟，當她叫記帳的時候，心裏很以為得意，因為康烈總不能勝過她。這手套是昌裕經手賣給她的。昌裕從前是慕德的好朋友，所以他也愛同羅弟玩笑一回。

「慕德，我看你弄得很好。假使你嫁給我，你在這裏買東西就不能記帳，羅弟也不

能穿那麼漂亮的時裝，」昌裕說。

慕德知道如今昌裕已不再愛她了，他所說的，不過是些敷衍的話。慕德買好東西以後，便要走開。「再會罷！對你老頭子說，我盼望他過一快樂的聖誕節——不過用不着我盼望，他自然會有的，」昌裕一壁說，一壁擠眉弄眼的裝鬼臉。

慕德雖滿心覺着沒趣，卻要到店員們的飯室裏去吃點東西，順便再看看幾個老同事。她想這一次分離，不知日後什麼時候，才能與她們相見。她想，看過女同事們之後，再到銀行裏去拿錢回娘家，非使康烈過一個寂寞無聊的聖誕節與新年不可，因為是他自己的錯。讓他知道世上沒有比他再吝嗇的人！她一面亂想，一面揩乾眼淚好上電梯，無須使大家都知道她的傷心。

慕德到了飯室，許多朋友們都來和她與羅弟問長道短。她同五位舊女同事坐在一桌；顧秋林坐在她旁邊。秋林因為累得脚痛，連飯也不想吃。秋林是康烈未遇慕德之前的愛人。秋林非常瘦弱，時作咳嗽，因此，她惟恐經理先生要辭退她。秋林向慕德與羅弟祇有氣無力地彼此說了幾句客套話，別的女同事却很興高彩烈地應酬慕德。

家具部的魏厲珍也跑來，一把將羅弟抱起，親他，吻他，同他玩笑。慕德雖不很滿意這種舉動，心裏委實感激她的盛情。

羅弟對所有的一切，祇是嬉笑。他素來天性和順，長得又非常動人憐愛。他笑起來，眼睛成了一條線，兩個小頸好像成熟的蘋果一般。

『慕德，你真是好福氣！』席珍說。『你嫁得最好。培錫也嫁了，祇是倒霉得厲害。唐茂因為她丈夫近來失業賦閒，他們不得不退了房子，投奔到娘家去！但你總是稱心如意，我敢相信你決不至於弄到她們那種地步！』

慕德聽了這些話，心房的肌肉顫動不已。她暗想：再過兩天，同事們也要談論她了。她不願使她們知道自己婚後生活的失敗；她尤其不願意使她們知道康烈不以她為賢妻。

慕德看着秋林勉強喫飯，為的要使下午工作能殺勝任，覺得怪可憐的。那時正是聖誕前兩天，店員們要做到夜間九點鐘才停工。所以她們都羨慕慕德的幸福；其實她們那裏知道康烈對她的態度與待遇呢！

慕德想到這裏，便知道她們是不會與自己表同情的。她們中間，不論那一個若嫁給康烈爲妻，必定以爲藍布衫給孩子們穿，是又便宜又耐穿的。慕德忽然懷疑了，她想：難道康烈的理由是正確的麼？慕德雖不承認自己的錯，但旁人的羨慕，使她很不自在。這些女同事們，都深愛羅弟，她們形容她的生活，是在康烈的愛中保衛着，她們大家都認識康烈的。她們知道慕德要甚麼，便有甚麼，並想羅弟委實是個無價之寶。

這一切的情形，使慕德思索了一回，但是康烈所說「你既是嫁給我，就應當作好妻子！」的這句話，很刺傷了她的心，使她於心不甘。

她咬緊了牙根，決定非使康烈懊悔不可！

慕德看着羅弟逗引她們大笑，使他們忘了工作的煩悶。她忽地想起自己富女店員時，天天要裝飾好看，而每月不過得三十幾塊錢的薪水。她那時的心願，祇要遇着合意的男子，結了婚，便可有一個家庭和可愛的孩子。但如今她幾乎將已往的情況忘卻到九霄雲外！

她覺着自己曾以爲是應該享福的。她想到了自己與羅弟愛甚麼，就買甚麼的地步，

鞭策着康烈做加緊賺錢的工作。她回想到對於康烈一切的供給，究竟有無感激，體恤的心。假使她那天夜間未遇見康烈，那麼康烈不是要娶秋林，而秋林也生一個羅弟，她自己不是仍舊在公司裏服務，忙得飯也吃不下，腰酸背痛麼？

慕德腦海中正在轉念頭的時候，梅筠對她說：『你在聖誕節，倒着實快樂呢！買聖誕禮物，替孩子買玩具，是多麼有趣阿！羅弟你今年要將襪子掛起來麼？』她又掉轉頭對慕德說：『去年聖誕節的夜晚，我們忙到十一點半，到聖誕節的正日，我整睡了一天。我疲倦得連禮物也不願意打開來看！』

『我也是的，』另一個女同事接着說，『氣還未喘好，又是新年大減價，過些時又是春季大減價，到了夏天就熱鬧得要命！過了夏天，母親們就來買孩子們入學的需用品，再過些時候，就又到了聖誕節。其中要算聖誕節最忙，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慕德心裏不禁傷痛起來，恨不能立刻就見康烈，因為她回想到以前自己如何的愛康烈。她當初還沒有知道康烈是否愛她，所以她站在窗前，而向着月亮祈求說：

『求求上帝，使他能愛我。若是他仍在外面結交別的女朋友。我真不願活了！』



這時慕德覺得康烈委實很愛她。她好像大夢方醒似的，滿心悔恨，她並不是恨康烈，乃是覺悟若不是自己浪費錢財，康烈決不至於同她吵鬧。除了她在房租與羅弟身上耗費的事之外，康烈總是心滿意足地過活。康烈無非要爲孩子的將來儲蓄一點錢，這難道不合理麼！難道不是保全羅弟，她自己，以及康烈自己的妙法麼？——

於是她立刻抱着羅弟離開公司。她心裏覺得有說不出的苦痛。假使康烈果真發怒離開了她，她將如何辦法呢？她想到這裏，不禁焦急起來。她又想，假使他不回家過聖誕節，那節期將成爲甚麼樣呢？她想到自己如果回娘家之後，再出外謀生，羅弟又將交給誰管呢？

慕德急忙拖着羅弟跑到銀行裏。她手裏拿着一百塊錢，直向替羅弟治耳病的醫生的診所裏去。那賬目是九十七塊錢，她立刻都付清。她又很慌忙的到三友實業社兒童衣物部買兩件現成的藍布衫，共計一塊多錢，以後就帶着羅弟坐公共汽車，一直回家。

那時正是午後四時，天色已近黃昏。外面風聲怒號，還飄着幾片的雪花。可是她的房子裏面，卻暖氣洋洋。慕德當時使動手作康烈最愛吃的菜爲晚餐。她給羅弟穿上藍布

衫，套上舊皮鞋，而羅弟倒覺得十分有趣，儘站在窗口望爸爸快回來。

晚飯預備好了，已是六點——六點過五分，過十分，康烈還沒有回來，慕德便不自在了。她又像作姑娘時的禱告說：

「上帝，求你使他不要氣我，我下次決不如此了。」

正在這時，她聽見鑰匙的聲音。慕德趕快跑到客堂裏。原來康烈已站在那裏，帽子上全是雪，兩手拿了許多東西。慕德走上去緊緊地抱住他，眼淚不住的直流，他把東西放下，擁抱着她，接連連的吻她。

「慕德，我實在對不起你。我再也不說無理的話了。你是我的妻子，我是真的愛你！」康烈這時很覺着妻子是無價之寶，不是可以隨便糟蹋的。

「康烈，我實在對不起你，我自己很慚愧的——」慕德說。

「爸爸——爸爸——你看我！」羅弟說。

康烈掉頭一看，祇見他可愛的兒子，頭一次穿了平民化的衣服。看他未抱起兒子以前，又給了慕德一吻。他們三人去把剛才康烈買回來的東西，一件件的都打開來，大家

喜歡的連晚飯都不顧，隨它在桌上放冷了，也沒有人介意。

### (三) 碧仙的婚史

上一次黃城戲院做『和平之王』的時候，我因有事不能去。桂蘭的父親回來對我說：

『你猜，沙寧和誰同去看電影呢？』

『愛玲，』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兩年前，沙寧的妻子死了，剩下兩個孩子，沒有人照應，人家都說，沙寧和愛玲，是有結婚的可能的。若他們果真結婚，愛玲倒是一個很好的妻子，她是一個曾經受過訓練的看護，脾氣也不錯。

桂蘭的父親忍不住地笑了。『你猜錯了。』他說，『他是和強碧仙一淘去的。哈！哈！真是「死灰復燃」了！』

『強碧仙麼？』我也笑了。『他也用不着枉費心計，在十年前沙寧追求強碧仙的時候，敏麗（碧仙之姊）曾從中將他們打斷了。現在又要來玩這一套把戲，』我說。

『敏麗這個老怪物！』桂蘭的父親罵強敏麗。他每逢提起敏麗，總是沒有好聲氣的。

『所以她要碧仙長就長，要碧仙短就短。不相信，就等着看罷。一發見了這事，她定會踏進腳來干涉的，』我說。

桂蘭的父親也不否認我的話。那天晚上我因為想沙寧和碧仙的事，連覺都睡不着。本來我不大愛管人家的閒事，只因為碧仙的柔弱無能，使我不能忘懷。

十年前，沙寧是追求碧仙的，那時候我也在當中幫忙。這件事，發生在碧仙父親死後的不久。那時候碧仙和敏麗孤單地同住著，敏麗是三十歲，碧仙才十五歲。她們倆的個性，不同到極點。

碧仙父親死後，敏麗代替了父親的地位。她是一個大個子，粗黑暴躁的老姑娘。她極愛掌權，所以碧仙給她管得服服貼貼的一點自由都沒有。

碧仙長得很美麗；至少許多人都是這樣想。老實說，我倒並不怎樣歡喜她那種派頭。她若再活潑一點，脾氣再硬一點就好了。碧仙長得瘦瘦小小的，面頰像玫瑰一般的紅潤。眼光很溫柔的，整個兒的行動，也頗有些風韻。她的性情，正和她的相貌一樣，是那麼地溫柔，那麼地靦腆。我雖然不頂喜歡她的樣子，我倒很喜歡她這個人。

不用說，碧仙的樣子是很合沙寧的胃口的。碧仙從前肯和沙寧情意纏綿地在公園裏談心，無疑的，碧仙心裏也很愛他。後來敏麗阻止了他們的進行。敏麗的舉動，純乎爲了妒忌。沙寧是很配得過碧仙的，並沒有什麼可反對的地方。不過敏麗就是不准碧仙結婚，原因是因爲自己嫁不掉。

自然，要是碧仙自己有一點胆子，敏麗也沒有法子想。可是她甚麼都不敢。敏麗若是叫她將鼻子割下來，大概她也不敢違背的。她雖然是姓了「強」，其實一點也不強硬。有一天，碧仙畢業，舉行畢業禮的那天，沙寧走到碧仙面前想陪她回去。桂蘭的父親和我正在他們的後面，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我們都聽見他們二人的談話，碧仙瞪了眼睛朝敏麗望了一望，對沙寧說：『謝謝，今晚不必要你送。』

沙寧聽了這話，掉過臉就走了。沙寧是很高傲的，在人前受這樣的委屈，他心裏多難受。他不曉得敏麗在他們的背後玩這一套的把戲。不久沙寧就娶了吉英。吉英的脾氣也很好，他們倆在一塊，也很和睦。本來，愛的對象，是可以隨時改變的。

從此以後誰也不來追求碧仙了，爲的是人家都怕敏麗從中作怪。年復一年，碧仙的

美麗的姿色也漸漸地在消逝了。她雖還是很可愛，可是如花盛開的時代，將要過去了。她的青春，一年一年地在消沈下去，她也不敢打扮。穿一件新衣服，都要問過了敏麗才敢穿。因為她們是我的隔壁鄰舍所以她們的事我知道的頂詳細。有時候我看見敏麗這樣來，碧仙就這樣受，着實有點抱不平。但是也沒有法子，碧仙是天生成這樣懦弱的。

現在沙寧又來試探她的運氣了，我也覺得有些好玩。

起初，沙寧和碧仙同去看了幾次電影，是敏麗都不曉得的。後來又不看見他們兩個同出同進了，大概敏麗已發覺了這件事。

我心裏倒覺得有些不自在起來。雖然桂蘭的父親叫我不要管人家的閒事，我總覺得我應該幫些忙。我曉得他們倆是相戀愛着。

有一天，我忽然聽見一個消息，說是沙寧要和一位揚州姑娘結婚了。我想：這時候我應該替他們做些事了。我預備好，一天正午，特別請沙寧到我家來喫便飯。

沙寧來了，神色很滯鈍，也不大想說話。飯後，我給桂蘭的父親一個暗示說：『你累了，上樓去歇歇吧；我要和沙寧談談呢！』

桂蘭的父親笑一笑走了。他雖然沒有說我什麼，他一定以為我是多事。他一走，我就對沙寧說起我知道他和碧仙的事。

「用不着講」，沙寧沈悶地說：「她已告訴我用不着白費心思了。」

沙寧坦白直率的回答，給了我很大的驚奇。我想不到這樣容易就得知其中的底細，因為沙寧不是容易輕信人的。但是悶在肚子裏的話講出來了，自然使他覺得輕鬆些。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子這樣的衰頹。他把整個的故事都告訴了我。

碧仙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從口袋裏將信掏了出來遞給我。這是碧仙的筆跡，很秀美的。大意是說不歡迎他。可憐的沙寧，自然祇好另找對手了。

「沙寧，我很奇怪。你真的就相信這一封信是碧仙寫的嗎？」我說。

「這是她的筆跡」，沙寧固執地說。

「誰又知道不是敏麗起的稿，叫碧仙抄的呢！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但是我毫不懷疑」，我提醒他似地說。

「如果真的像你所說，我不管敏麗怎樣，我得要顯一點本事給她看，一定要到得着



碧仙爲止。』他兇狠地說，『不過，假使碧仙不要我，我也不必對她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們談了許多時候。最後，我們同意，再去探一探碧仙的口氣。我相信這不是一件難事。第二天，我看見敏麗坐了洋車出去，我就跑到她們家裏，祇見碧仙一個人坐在那裏織絨線衫。碧仙一看見了我，兩行眼淚就流了下來。在幾分鐘之內，我什麼都完全曉得了。

碧仙是很想和沙寧結婚，祇是因爲敏麗不允許。

『碧仙！』我嚴厲地說，『你連老鼠的胆子都沒有！你爲什麼寫這樣一封信給沙寧？』

『姊姊叫我這樣寫的』，碧仙說。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但是我相信，以後沙寧若要和碧仙會面，我可以使敏麗一點都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沙寧到我家裏來坐的時候，我就這樣對他說了。

『那我怎麼辦呢！』沙寧說，『寫信給她，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爲信件會落在敏麗手裏的。從今以後，敏麗又不讓碧仙單獨出門，我又怎麼會曉得什麼時候這隻老貓不在

家裏呢？」

「請你不要侮辱了貓啊！」我說，「我告訴你我想出來的辦法。你只留心看我們門口的柱子若是我掛上了旗子，你就來，好麼？」

沙寧想，這是做得到的事，所以馬上就答應了。

「好！」我說，「以後留心些，敏麗一出去，我就掛上旗子，你別就誤機會就是了。」原來敏麗是一個看護，誰家有病人請她去服侍，她就要去的。

等了兩個禮拜，敏麗沒有出去過。有一天晚上，我看見敏麗又坐着洋車出去了。我趕快跑去看碧仙。

「是的，敏麗到羅先生家去了，碧仙抖顫地對我說。

「趕快把衣裳穿穿好，頭梳一梳，我們門口柱上旗子已經掛起來了，不一會沙寧就會來的」，我說。

沙寧來了，他們倆坐在一塊兒談心。我還不放心，出去看一看敏麗會不會回來。果然，敏麗遠遠地坐着洋車來了。

我急急忙忙地跑到強家，他們正在甜蜜地談着。

『沙寧，快一點，敏麗快到啦！』我喊起來。

碧仙朝窗外望一望『哦，她已經轉灣了』，碧仙說，『他若是出去，一定給她瞧見。』

• 羅太太，怎麼辦呢？

假如我不在那兒，他們兩個不知道要弄成什麼樣子了。

『把沙寧帶到閣樓上去，暫時等一下，我再想法子，趕快！』我說。

碧仙趕快把沙寧送上閣樓。敏麗好像雌老虎一般地大踏步走進來。她本來是到羅先生家裏去服侍病人的，不料到時已先有人在那兒了，所以回來。敏麗一看見碧仙，心裏起了疑心，因為碧仙打扮得好好的，好像年紀輕了十年。

『碧仙，你在等沙寧麼？』敏麗像獅吼一般地說：『你這個忘恩負義的鬼東西！』

敏麗罵着，碧仙哭着。碧仙那種柔弱可憐的樣子，使我捏着一把汗，怕她整盤地講出來。

『這是你和碧仙兩個人的事，』我對敏麗說，『我不願意插進來，不過我想請你到

我家裏去一趟，告訴我你那一種枕頭上的花是怎樣做的。」

「也好，我到你那兒走一趟，」敏麗粗粗魯魯地說，「不過碧仙得跟我一塊去，我是不放心讓她一個人留在家裏。」

敏麗姊妹到了我的家裏後，我借了一點因頭，偷偷地走到強家閣樓上，將沙寧放出來。

有一次，沙寧又到強家來。我們曉得他們在那天會面的時候，雖然談了沒有幾句說話，碧仙已應許了沙寧的求婚。現在所剩的，就是行結婚禮了。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我提醒沙寧說，「現在惹起了敏麗的疑心，她一步也不肯放鬆，除非你娶了別人。碧仙又是這樣懦弱，樣樣都服從她。若是別的姑娘，早已不別而行了。也好，沙寧，你將要有一個服從的妻子了。」

「你能想個好法子麼？羅太太！」沙寧說，「你倘然誠心幫助我們，就幫到底罷！我們一定感激你的。」

「我們去和李牧師商量，若是他肯答應替你們行婚禮，也請他留意我們門前柱子上

的旗子。一有機會，你們就可以結婚了，」我說。

李牧師雖然是一位很方正的人，現在也加入我們的計畫了。

等了許多時候，都找不到機會。李牧師又快要離開這裏去赴會了。我們個個人心裏都很着急。有一天，我又看見敏麗坐着洋車出去了。我立刻就掛起旗子，再走過去看碧仙。原來門都關得緊緊的，碧仙被敏麗鎖在閣樓上。我喊了碧仙幾聲，碧仙才從小窗口伸出她那副可憐的臉面來。

「碧仙，敏麗出去了麼？」我問。

「她到畢家去了。畢家有一個病人出疹子。因為我沒有出過疹子，所以她不能帶我去，」碧仙說。

敏麗將碧仙鎖在閣樓上，碧仙再也走不出來。一霎時，沙寧，李牧師，桂蘭的父親都到了。桂蘭的父親，本來對於這一件事，沒有多大的興趣，現在也來幫忙了。他提議，把門打破了進去，但是李牧師不贊成。最後，我叫桂蘭的父親拿一把梯子來倚在閣樓的窗口，叫沙寧上去。可憐的碧仙，祇能伸出一隻手來。於是他們倆握着手。李牧師向

來替人家行證婚禮，總是講很多的話，可是這一次他很知趣，把最要緊的講了幾句就完了。剛剛行完婚禮，敏麗的車子已經看得見了。

敏麗曉得事情有些不對了，一句話也不講，把門開了，就走上樓去，將碧仙拖下來，朝沙寧面前一推說：『把你的妻子帶去罷！我一輩子也不要再看見你們。』

敏麗說完了，回過頭來對桂蘭的父親和我說：『你們替我滾出去！』

『沒有誰願意在你這裏久住，』桂蘭的父親諷刺她。

敏麗罵了一頓，罵完了，把大門砰的一聲關了起來，再也不來睬我們。

沙寧和碧仙從這時候起就開始組織一個快樂的庭。

## (四) 母 愛

瑪麗坐在房間裏梳粧檯前面，手裏拿着一串珍珠；這串珍珠像煞很舊，不知已爲別人穿帶了多久，瑪麗瞧着這珠子，兩隻眼睛發出惡狠狠的怒容。

明天是瑪麗中學畢業了。在這一天，她們的學校除了照例舉行畢業典禮外，學生們大家都整日整夜地在開園遊大會。瑪麗得着這麼一個快樂日子，她應該盡量地去快樂一下，也應該跟着一班同學去跳跳舞，串串戲，或者在湖裏划划船，在皎潔的月光下唱唱歌。她應該要和別的女孩子有同樣的愉快。可惜她，爲了母親給了她一串舊珠子作爲她畢業禮物，便引起她的傷感；把她一切快樂的情懷消滅到九霄雲外，這未免是一件殘忍的事啊！

怎的她母親要給她這串珠子呢？別個女同學畢業時，個個都有很精緻的手表，美麗的衣服，此外還有親友贈送的銀行支票或別種可愛的東西。瑪麗今日祇得着一串舊珠子！如果有人問她：「你母親送些什麼東西給你？」她怎樣回答才好，難道說：「一串舊

珠子』嗎？她知道母親還希望她在畢業那一天將珠子帶着，但是她又怎樣能夠聽母親的話呢？

這珠子和一張便條是瑪麗在房裏桌子上看見的，那便條這樣說：

親愛的瑪麗：

我想等你回家送給你一些東西，但等了好久，你還沒有回來；我要睡了，不能再候你了。我現在將這串珠子放在這裏，當作我送給你畢業的紀念禮物。因為我沒有爲你買一樣好的東西，所以就把我心中最可愛的東西送給你。你要知道，這一串珠子裏面，每一顆珠兒，都有一點歷史。這件事，我日後總會對你說——或者在你大學畢業的時候，也未可料；但是現在我是不說的。我盼望你要像我一樣的寶貝它，我願你明天將它掛在新衣上面，給我欣賞一下。親愛的女兒！

祝你快樂並祝你晚安！

母親字

瑪麗看完了這封信，自己冥冥地想着，母親怎的這麼神出鬼沒，希奇古怪的呢？她



對於母親的歷史倒有些「莫明其妙」，她祇知道母親在模斯先生家裏做事，知道母親平日不許自己到模斯先生房間走動，恐怕她吵鬧，擾亂模斯先生和模師母的安寧。她又想到：別人的母親面貌多麼好看，自己的母親面容多麼醜陋，全個臉兒都是紅色的。別人的母親都是「髮光可鑑」，自己的母親倒像禿頂似的，頭上稀稀疏疏生了幾根硬頭髮。瑪麗也曾勸諫過她，叫她裝上假髮，可是她總不肯依照她的話，反跑到房裏去悲悲哀哀的大哭起來。別人的母親總會不時做些考究衣服給女兒穿的，自己的母親祇肯做些樸實的布衣給自己，雖然她時時都替自己洗得很潔淨。這一次畢業，同學的母親沒有一個不肯替女兒做精巧美麗的畢業禮服的，但看看自己，母親不過親手替自己做了一套斜紋布的衣服。她心裏已經很難過，現在她再看見這一串奪命珠兒，她怎能容忍下去，所以她氣得目瞪口呆，便把珠兒丟在牀上。她想：怎樣能夠再找到一個如意的母親呢！

瑪麗呆呆地坐在梳妝檯的前面，正在用手將她柔長鬆曲如波的秀髮解將下來，她無意之中在桌上瞧見一封模斯先生手寫的信。瑪麗驚奇地自己說道：吓！吓！難道這裏有一張支票送給我作畢業禮物嗎？於是她便馬上把信拆開，但是沒有什麼支票落下來。她

不得已把信拿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封很長的信，她坐下來看着。

見劈頭一句寫着「我親愛的瑪麗」下面便說：「數日前，我偶然到海灘遊玩，那時湊巧你和一位朋友也在那裏，我聽見你對你的朋友說：「我希望我的母親像你的母親一樣的美麗，那麼就好了。我的母親真是討厭咧！她走起路來也不雅觀。如果我同她一淘走，真糟糕，因為她一只脚是跛的，一拐一拐，同我一齊走着，常常引起路人注目，個個都把他們的目光集中射到我們身上，弄得我怪難爲情！你真好福氣，有了這麼好的母親，你可以滿意自傲了！」我聽了你的話，我覺得無限的傷感，所以我便決意不拿銀行支票送給你，而以下面一段故事送給你，作爲我送給你畢業紀念禮物，因爲我覺得這個故事比較那一張支票還有價值。講到支票呢！請你等等，慢慢兒我自會送給你。」

「一個故事麼！」瑪麗自己這樣說，「那不是比較這串奪命珠兒更不好嗎？」怎的這間房子裏的人都是這樣的奇怪？好！無論他們怎樣，我且看看這個故事到底是什麼。她便再往下讀着。

「十七年前，在賓夕法尼亞東部一個城鎮裏，有一對青年新婚夫妻住在那裏，這位

新娘子那時還不過是一個年紀很輕，身材纖瘦，體態輕盈的小姐，臉兒生得很漂亮，很慈祥的，待人接物都能面面周到，認識她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她的頭髮鬆曲得很美麗，她兩只水汪汪的眼睛和她對人的淺笑，在在都令人可愛。他們住了不久，就有人知道他們的歷史。據人說：那男人的父親是一個就近城市的大麵粉廠主，因為那男人不聽父親的話，不要父親替他定下的富室女兒爲妻，反去娶了一個中學畢業的女學生做妻子，所以家庭裏時常吵得烏烟瘴氣。他的父親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東西，對於兒子違抗父命，認爲了不得的事。後來，便將兒子同媳婦驅逐出來，不許他們夫婦倆住在家裏，也不允給他們經濟的幫助。

「這時候，那少年沒有法子，祇得悽然離了家庭。可是他從小到成人都未曾出外作過事，他便覺得前途茫茫，不知如何是好。後來他倆都能刻苦自勵，男女一齊到社會裏做事，不到幾年，他們已有點儲蓄，便在這鎮一個小邱上建築一所住宅，屋內陳設，也一應俱全。這樣，倒像一份新興的人家。夫妻從此也很快活的過着。那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日，不知怎的，他們住着的房子，爲了建築不大堅固，突然坍

場下來，把他們壓傷了。血流如注，尤其是那位少年，負傷更重。還有一件湊巧的事，就在那一個不幸的夜裏少年的夫人產下了一個女孩。自從慘故發生後，鄰人咸集，個個都很奮勇的去救助他們，代他們辦理一切善後。唉！慘極了！隔了幾天，少年便撇下青年愛妻初生嬌女瞑目長逝了。

「那時少年的父親——大廠主，聽見兒子死了而且又得了一個女孫兒，他就寫一封信給女孩的母親說：「倘若你肯把你的女兒送還我，並不附有條件的，我願意領回她，教養她，待她如同我自己的人一般。」女孩的母親接到這封信之後，她馬上回他一封信說：「如果我的腦經還能夠思想，我的兩手還能夠做工的，我仍然能夠扶養我的女兒。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我愛我的女兒，我願意自己教養她，恕我不能接受你的提議。」

「她一方面要爲自己生活，一方面還要扶養女兒，她不能不跑到寫字樓做事。後來，覺得不方便，又在農場裏做些工作，但到底都有點不方便，最後，有人介紹她去做家庭教師，而且准許她帶着小孩住在那裏，她才滿意接受。她住在那裏，不教書的時候，便在自己房裏照顧小孩，若在教書的時候，她也可以在休息的時間裏，去看看自己的孩

子。她在那裏教書不知不覺已有一年半了，她覺得這種生活倒也非常愉快。

「一晚——那時她的女兒尚不滿三歲，她坐在客室裏看書，驟然聽得有人在叫着：「失火！失火呀！左面起了火！」她自己說：「哦？我的小孩還睡在頂樓，那處起了火，那還了得。」她便立刻起身像鳥一般一直穿過客廳，走上二樓，已見濃烟密布，使人一觸氣閉，她仍不顧一切一直走上三樓，她不能走了，她看見熊熊的火焰，如萬道金蛇般，飛舞起來。她沒法祇得躺在地板上爬上四樓，爲的是女兒瑪麗還睡在那裏。你想她能夠爬上四樓麼？她會不會被火燒死呢？

「十分鐘之後，來救火的人瞧見一個人由客廳裏蹣跚走出來，兩臂挾着用被包裹好的東西，手裏還掛着一串長長的珠子。她的臉兒已着了火傷；她的頭髮也被火燒去；她已是體無完膚；但是她還勉強地支持着，忍着痛苦，一直奔到門口，纔把她的東西交給一個救火員，然後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我已經受重傷了，但我仍能搶回我兩樣寶貝，請你代我小心看守着……」話還沒有說完，她已暈倒在地。

「光陰一月一月的過去，她還是躺在病牀裏，渡着痛苦的生活。那時人人都料她不

會再活在世界，可是她倒沒有死去。她一心爲着女兒仍要活着教養她。後來，她從醫院裏歸來，可憐呀！她漂亮的臉兒已變成紅紅的顏色，而且創癥累累；頭上祇得幾塊地方有點頭髮，其他的地方都是光禿禿地怪難看的。她兩只手成了僵硬的，使用很不靈活，並且時時覺着有點酸痛；一只脚已被火燒壞了，走起路來便像一個跛子。現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再活着，其他的缺點她也不去憂慮。

「她住在醫院養傷的時候，我也曾親自爲她去拜望過那位大廠主，懇求他幫助這位勇敢的少婦，可是，他回答我說：「她已奪了我的兒子，我又怎肯幫助她。如果她願意把女兒送還我，我必使她豐衣美食，養活她；但是孩子的母親，我不願接她來。」

「不久，她身體復元了，她也要出外做事了，這時我才對她說明：她女兒的祖父現在還肯領她回去。並把上面的話，講給她聽。我問她：「你覺得還是送還你女兒給他好麼？」

「她撫着自己的頭回答說：「我既能不避生死救回我的女兒，難道我沒有爲生活奮鬥的能力嗎？你可以這樣回答他：我的孩子不要豐衣足食，享受物質上的快樂，也不需

要他的幫助，她自然能得到充份的教育，將來有享受身心的快樂的可能。」

「這位母親有時自己照照鏡子，竟會心酸起來；因為她瞧見自己的容顏這麼醜陋，每每私自歎道：「我僥倖破相的時候瑪麗年紀還少，如果等她長大一些時才破了相，她便會厭棄我了。現在她已從小見慣，也不當作我怎樣醜陋。」

「那時我住在一距離較遠的城市裏。我叫她不要做她已計劃想做的勞苦工作，請她到我家裏住，她也很樂意接受我的提議，到我家裏來住。我的房子很是寬敞，那裏又有許多事情她可以擔任的。雖然她兩手做起事來並不靈活，但練習久了，自然純熟的。我另外給兩間房間與她，使她母女兩人各住一所。從此，她住在我那裏，也不與世人接觸，他人也不容易看見她的殘廢身軀。她所以儉生在這世界裏，爲的是要養活她的愛女，使她長大成人。她日用非常節約，刻苦積蓄。她所以如此，無非恐怕女兒於中學畢業後，經濟發生恐慌，不足供給她入大學裏念書。

「我常常聽得她禱告上帝，求上帝賜她力量，戰勝一切；我又時時聽見她禱告，希望女兒長大要敬重家人，雖然她家人不給她援手然而她應該以德報怨，不究既往。我也

常時請求她，叫她准許我把她的歷史講給她女兒知道，但是她說：「不，讓她快快樂樂地過活，無憂無愁的讀書。日後，我自會對她講的，不過現在不是時機。我不願意她爲我擔憂，我要她敬愛我這個人，不要她敬愛我所做的事。我現在唯一的快樂，就是活着爲她做些工作。」

「這樣下去，她住在我那裏已經十五年了，以我的意見來說，她是一位值得讚美的母親。」

「她現在沒有知道我把她的歷史告訴你，否則她必然責備我的；但是我爲了你了解母親的好處，當她是個不合你意的母親，這是你的錯誤，所以我纔把她的歷史來告訴你。」

模  
斯

瑪麗讀完了模斯的信，坐在椅子上好像木頭人似的，她心裏如被火燒着一般，她不知不覺順着手在牀上拾起那一串珠子。自己想道：這串珠子是母親從烈火裏拿出來的，它是兩樁寶貝中的一件，自己還說不要帶它，啊！你是一個自私的女孩哩！



瑪麗回想從前也曾有一次問過母親，問她臉上何以生出許多創瘢，母親的回答是：「這是一件意外的事，女兒呀！當我年輕的時候……」講到這裏，她使用別的話來岔開，講別的事去。她的跛脚，她的殘缺的手，她的紅臉，她的奇怪的一坵一坵的頭髮——這些都是她付與生命的代價。自從多了瑪麗，母親的負擔更加重了。

瑪麗現在才明白母親的苦心，知道從前自己瞧到的那銀行存摺是母親多年辛苦儲蓄下來，預備送自己入大學讀書的經費。

她又想起，母親的衣服必隔數年才肯添置一襲，著新衣時便有幾日不安樂。難道她也有傷感麼？唉！她怪可憐呀！我怎能使她得一點快樂呢？

一直到了深夜，瑪麗才把外衣脫去，上牀睡覺，她在黑暗裏自己想着，忽然跪在地板上禱告，求上帝饒恕她。她又想道：「我祇能求上帝饒恕我，我不能求母親寬恕我的」，因為她記起母親會對模斯先生所講的話：

「我不願意她爲我擔憂。我要她敬愛我這個人，不要她敬愛我所做的事。」

瑪麗睡在牀上，輾轉反側，東也不是，西也不是，心裏很是難過，睡也睡不着。突

然間，她聽見噠噠的聲音從廳裏送進來，她測度必是母親的跛腳行動聲音。這時瑪麗的喉嚨好像得着什麼刺戟，幾乎要大哭起來。母親已經輕輕地走了進來。

『母親』，瑪麗說，『你怎的會走到這裏來？你還沒有睡着麼？』

『不，親愛的』，她母親說，（瑪麗聽見這句說話，好像她生平從來未曾聽見過的一種悅耳的聲音一樣。）『我聽得你在牀上不停的輾轉着，我以為你有點不滿意，所以我才走過來瞧瞧你。親愛的！你有什麼不舒服呢？』

『沒有什麼，明天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我自己想想，我狠不捨得離開母校，』瑪麗這樣說。『我很喜歡這些珠子，所以我放在枕頭底下，母親呀！這些珠子你藏了好久麼？怎麼我從來沒有瞧見呢？』

『許多，許多年了，我的女兒呀！這是你父親買給我的，你父親不知費了多少力量才能購它！所以我對於這串珠子，每一小珠子也當它如寶貝一般看待。因為這串珠子與你父親有這樣的關係，我願你把它戴起來。我已爲你保存了很久的時候，爲的是要你  
知道它是父親遺下的東西。現在你應該睡覺，明天你還要修飾打扮。怎的不去睡呢？』

於是瑪麗伸出一只雪白的手鉤着母親的頸拉她到自己身邊撒嬌的說道：

「親愛的母親，明天車子來時，你就要樣樣都備辦妥當，無論怎麼早，你總要同我一齊去的。沒有一個女孩的母親像你這樣辛苦送女兒去學堂裏念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母親，我不知幾生修到才得着你。」

「好的，如果你愛我和我愛你一樣的真摯，那末，我們倒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小家庭呢，」母親吻着瑪麗的兩頰說。

那時母女兩人都覺得非常快活；因為他們彼此都得着「真愛」。

## (五) 老宋的買賣

「我想煤油的價錢便宜了些吧！」老宋慢吞吞地說，「下午我打算到虹口去買一些。」

「還有幾咖噏呢，足夠兩個星期用了，何苦這麼着急？」宋媽媽隨意地說。

「我總想去跑一趟。老是坐在家裏悶死了。這裏薩坡而賽路左近又沒有什麼好玩。」

「我曉得你的心，你又想到彭家拍賣場去溜一溜了。所以你的心搖搖地想出去，是不是？」

「那也不一定。不過順便走過去看看，也不要緊。不過，多買幾咖噏的煤油，又不會臭的。」

「嗯！所以這麼着急，要去買煤油！五十五歲的人了，還這樣興子勃勃，越老越不像樣了。真的要買一點便宜貨，也用不着到虹口這種地方去買。」

「要買真的便宜貨，還是到這種小地方去的好」，老宋這樣和他的宋媽媽辯。

「好！不管便宜不便宜，你今天總不要買什麼東西，我同你一塊兒去。我曉得我不能禁止你去，正如我不能禁止風不吹一樣。但是我同你一淘去。家裏已堆滿了從拍賣場買來的爛銅爛鐵了。」

老宋又嘆了一口氣。他曉得宋媽媽已下了決心和同去，也沒有法子推諉。

老宋一到拍賣場，人家不要買的東西他都會買回來。宋媽媽忍耐了三十年，都不能使他的脾氣改一點過來。老宋有時也會下過決心不到拍賣場去，在北京路也好，在呂班路也好，他都要跑去。回來的時候，總是一車子載滿舊東西——舊椅子啊！碗碟啊，電燈啊，種種人家買剩的東西。家裏已經有了電氣冰箱，上一次他又化了五百塊錢，去買一個舊的電氣冰箱回來。宋媽媽氣壞了，決定以後他到拍賣場去的時候，她一定要親自去監督。

可是今天老宋的運氣來了。他們的車子才開到門口，隔壁的小巧林滿頭是汗地跑來對宋媽媽說：「小弟脚抽起筋來，臉都青了，姆媽急得很，請你馬上過去一趟。」

宋媽媽沒有法子，下了車，回過頭對老宋說：「今天我讓你一個人去，不過，你無

「論什麼都不要買回來，聽見麼？」

老宋聽見了，也答應了，并且自己心裏也下了決心，要守着他所答應的話。他快快樂樂地向前駛去。

他趕到虹口彭家門口的時候，屋子裏已擠滿了人。拍賣已經開始了。所以他也不去買煤油，而三脚兩步地跨進彭家的大門。

彭家本來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自從那一年閩北大火以後，彭家的東西，齊燒完了。不久以前，彭的妻子患肺病死了，兩日後，他自己也因肺炎症死了。所留下的，祇是一些不值錢的傢伙，和一個剛才十八個月的孩子。此外還有一些債。

這時候彭家的僕人鍾媽正抱着這個孩子在窗子外面走過。

「這是彭家的孩子，」羅生對老宋說，「不曉得這可憐的孩子將來怎樣？」

「他有親戚麼？」老宋問。

「他沒有什麼親戚，他父親這一邊一個親戚也沒有，母親那邊還有一個堂房舅舅，又是遠在四川的成都。小孩的本身又不是親生的，是領來的。」

宋媽媽臨別時的叮囑還在耳中響着，可是他又在和人家爭着要買一個花瓶了。他競爭的對手是許老頭子。他也是一位「拍賣狂」的人物。結果老宋輸了。

「好了！」拍賣的人抹一抹臉上的汗，因為這八月的天氣還很熱。

「什麼都賣完了，還剩一個小孩。」

大家轟然一笑。這一場的拍賣很沈悶，他們等着做一些滑稽的事。羣衆中有一個人大聲喊着說：

「拿他也拍賣。」

拍賣的也拿這十八個月的小彭抱起來放在桌子上。他軟的烏髮蓋在白而紅的面孔上，眼睛睜得大大的。老宋心裏想：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美的孩子。

「現在要賣這孩子了，」拍賣的大聲地喊。「一件很好的東西，會講幾句話，也會走兩步路，愛笑而不愛哭的孩子，誰出一個價錢。一塊麼？不止的，一個孩子沒有這麼便宜，特別是這麼美的孩子。」

大家又大聲地笑了。老宋並沒有當它是笑話。他喊：「四塊！」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大家都看得出老宋是很想要這孩子。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家，祇有一個兒子，兒子已長大，結了婚，在外面做事。

「六塊！」他的勁敵許老頭子在屋子的另一角喊了起來。許老頭子是一個無妻無子的鰥夫。

老宋好鬪的血沸騰着，他忘記了宋媽媽，他忘記了她臨行時的叮囑，他什麼都忘記了，祇記得要和許老頭子鬪一鬪。

「十塊！」他尖着聲音叫。

「十五，」許老頭子追着他。

「二十，」他破着嗓子喊。

「廿五，」許老頭子又逼緊上來。

「三十，」老宋聲音有一點抖顫了。他氣得血管差一點要破裂了，但是最後他是獲得勝利了。許老頭子笑了一笑，也算告一段落。拍賣的把孩子放在老宋的手裏的時候，可是老宋不知道如何是好，大家又正在笑着他。



老宋把錢交給拍賣的手裏的時候，拍賣的倒奇怪起來。

「我以爲是弄着玩的，」他說。

「沒有這一回事，」羅生說。「賣得的錢，還不夠還債呢。這一筆錢大概祇夠付醫藥費。」

老宋煤油也沒有買，帶了一個小孩，和一包小孩替換的衣服回家了。小孩子也不怕陌生人，在他的旁邊睡熟了。在他回家的路程中，他並不快活，他的心裏已經先看見宋媽媽的臉色了。

這是黃昏的時候，宋媽媽在門口等着他回來，在她第一眼看見這孩子的時候，她的臉上現出一種特別的表情。

「老宋，這孩子是那裏來的？」她問。

「我，我在拍賣場買來的，」老宋吱唔地回答。他等着她爆發，可是她沒有。因爲她實在不曉得該怎樣爆發，這也太唐突了。

「煤油買了沒有？」

「沒有。」

宋媽媽氣得沒有話講，把孩子抱過來，叫他把車放進車房裏去。她把孩子放在沙發上，用椅子圍在旁邊，怕他跌下來。

「好，你講吧！你打算留着這孩子麼？」宋媽媽問。

「我也不曉得。」

「好，我是不打算留他。我領大一個孩子，已經夠了。現在再來領孩子，是太老了。你不是說他有一個舅舅在成都麼？好，我去寫信叫他把他的外甥領去。」

「但是我們又不曉得他的住址，」他望了一望這活潑的，笑容可掬的孩子。

「我登報去找他，」宋媽媽回答，「我看你好進瘋人院了。恐怕你下一次還要到拍賣場去買一個老婆回來呢！」

老宋忍受着宋媽媽的諷刺，拭拭樣子，喫晚飯了。宋媽媽把孩子抱起來，坐在膝上，餵了他一些粥。小彭笑迷迷地將手指在宋媽媽的臉上弄着玩。宋媽媽並不理會。

晚飯後，宋媽媽到樓閣子上把她兒子從前睡過的搖籃拿下來給小彭睡。她替小彭將

衣服脫掉，放在搖籃裏搖着，口裏唱着催眠歌。老宋看見這種情形，頓時回想起新婚時種種的甜蜜。

宋媽媽並不急急登報找尋小彭的舅舅。但是他的舅舅在報紙上看見這一段拍賣小孩子的新聞，就寫信到拍賣公司裏去打聽消息。那公司就把這一封信給了宋媽媽。

宋媽媽回了一封信，告訴他孩子在他們那裏，請他把孩子領去。他封這一封信的時候，老宋正抱着孩子坐在膝上玩。老宋一向是頂歡喜孩子的，這時候他好像年紀減輕了十歲。宋媽媽看見這情形，眼光柔和了一些。

回信不久來了。信裏說很歡喜將外甥帶回來，不過路遠不便，明春正好有一個姓梁的順路到成都來，請他將孩子帶來。

老宋心裏不大高興，常常嘆氣。

有一天，姓梁的來了，他說：『我禮拜三動身到四川去，孩子頂好是禮拜或禮拜二送來。』

「哦！」老宋從椅子裏站了起來。

「坐下來，」宋媽媽冷冷地吩咐他。

他不高興地坐了下來。

宋媽媽望一望含笑的小彭說：

「對不起！梁先生，孩子是我們用錢買來的。買賣總是買賣，不管是舅舅是叔叔，都不能拿去。這一點你明白麼？」

「哦！不過我想你是不要了，我以為你寫了信給他的舅舅。」

「對不起得很，請在這兒喝一杯茶再走吧！」

但是他也不逗留，即刻溜了出去。

老宋站起來，走到宋媽媽的旁邊，將手拍着她的背上說：「你真好！」

「這一點事，講什麼好。」

## (六) 蕭老頭子的女兒

「後天，後天」蕭老頭子快樂地磨擦着雙手說，「我一遍一遍地念着，果然小沙麗要回來了。現在什麼都準備好了，等她回來，祇差煮一點東西。這個果園會給她一個詫異嗎？我看見了她，一句話也不講，就把她帶到這裏來。把他帶到松樹底下的徑上去，我就停下來不動，看她睜大着眼睛，多麼有趣啊！」

他磨擦着手輕輕地笑着。他是身材高大而腰稍彎的老人，雖然一頭灰白的頭髮，可是臉色還是很鮮紅滋潤的。他有孩子般天真的眼睛，嘴角邊常露着笑痕。

他有一個好的田莊。隣居們因為他為人很仁慈，所以都很恭敬他。他很愛種樹，特別是果子樹。他性愛種植，但是並不希望從中牟利。他心裏充滿了快樂，因為他找着了快樂的秘訣，就是在小事中尋快樂。他自己享受人生的樂趣，同時也幫着人尋樂。不管人家是怎麼說法，他自己的一生事業沒有甚麼失敗。

在他的果園裏，這時正開始種着新的果子樹。蕭老頭子的屋子是在空曠而有陽光的

山頂上，屋子後面有幾株松樹——祇有這些樹才經得起海風的猛襲。果子樹在這種地方是不容易生長的。

在鳴沙農家院子裏蘋果樹的花盛開的時候，小沙麗總是嬌憨地對蕭老頭子說：「我們要是有一個花園，多麼好啊！」當她離開他的時候，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她回來，所以他決定在她未回來之前要佈置一個花園。

蕭老頭子在山南邊的山脚，松樹遮着的朝着陽光的一塊肥地裏造了一個花園，看它逐漸地茂盛起來。他時時灌溉它，扶植它，當它小孩子一般地撫養愛護。鄰居們都笑他，說他的果子園離開他的住宅這麼遠，果子一定會被人家偷去。這個時候園子裏還沒有果子，將來果子生長出來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看守的人才行。

他在從果子園回家的路上，在林中發見了一些鳳尾草，就拔了許多帶回去，因為這種草是沙麗所歡喜的。他將鳳尾草種在屋子後面的蔭涼處之後，就跑到果子園裏，坐在長凳上，讀沙麗最近的來信——這封信不過是一張簡單的條子，因為她不久就要回來了。信中每一個字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裏，可是他還是很歡喜的一遍一遍地讀着。

蕭老頭子年輕的時候曾娶了一位很美麗的妻子。四個孩子都在嬰兒時期夭折了，沙麗是他們第五個孩子，幸虧她長大成人，聊慰暮年的老父。他妻子的身體本來柔弱，在他五十歲的那一年——婚後廿年——她留下一個五歲的沙麗給他，自己竟然長逝了。

生命雖然是靜寂得可怕，但是有了這廿年甜蜜的回憶，生命對於他還是極可留戀的。現在他把他整個的心放在小沙麗的身上，在她影子的背後，他隱約地可以看見他已離塵世的半世伴侶。她是他的生命，是他心坎上的花朵。

沙麗有一個極殷富的姨母，是早年寡居的。她因為痛悼她姊姊的短命，一心想把她姊姊唯一的女兒沙麗培植成人，以自己的錢財，供給她豐厚發展的機會。所以她屢次和蕭老頭子商量，要把沙麗帶到上海去讀書。蕭老頭子在平靜的心波上，平空地來了一個這麼大的打擊。他不願意將他的女兒交給任何人；他們家裏雖然僱了一個女僕管理雜事，但是看顧女兒的，還是父親。沙麗不但有父親的偉大，同時也有母親的溫柔 and 精明。在精神上，沙麗從沒有受過無母孤兒的痛苦，她還是在光明和美的生活中長大。她是家庭中快樂的泉源，把生命繡成光明燦爛的星。她在十歲的時候，已能幫助她的父親造成

一個舒適的家庭，讓她的父親平安快樂地過了六個年頭——在這幾年中，他們是父女，也是兄弟，也是姊妹，也是密友。沙麗也不進學校，由她父親自己教育她。他們一天的事做完了的時候，就在林中田間，或在宅旁的小園裏，在海灘上，在他們所愛的陽光和波浪聲裏消磨他們甜美的光陰。世上再也找不出比這更美滿的伴侶了。

沙麗十六歲的時候，她的姨母葉夫人要帶她到上海去讀書，因為她想煙臺鳴沙地方並不是一個受好教育的所在。葉夫人向蕭老頭子一壁請求着，一壁辯論着，最後終將蕭老頭子說服了。她說，像沙麗這樣的女孩子，不能久在這鳴沙，耽誤她的黃金時代。

『至少我能使我姊姊的孩子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受教育，』葉夫人擱着眼淚懇求，『讓我將她帶去，送到一個好的學校裏去讀書。讀了幾年，她歡喜回來，還是可以回來的。』

葉夫人當時萬想不到在六年之後沙麗還願意回到她孤單無依的父親這兒來。

葉夫人的熱淚打動了蕭老頭子的心，他也覺得不應該貽誤沙麗的前程，於是終於贊成了葉夫人的建議。但是沙麗很不願意離開她的老父親，和歷年爲伴的海風，浪花……



故鄉的一切。她苦苦哀求她的父親別讓她走，但是現在這屈服於理智下的父親絕不肯容許小女兒無知的要求以致耽誤她的終身。在她們的車子離開鳴沙的時候，沙麗回過頭來對她父親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別傷心，暑假回來看你。」

在這依依不捨的離別後，蕭老頭子並不怎樣傷心，他老是伸着頸子望他女兒回來。雖然相隔千里之遠，每星期沙麗總有一封信寄回來。蕭老頭子把女兒寄來的每一封信聚在一起，用藍色絲帶縛起來，放在她母親的檀香木的盒子裏。每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他把她的照片放在面前，將她寄來的舊信一封封地拿出來重讀。

六年的工夫，眨眨眼便過去了，沙麗不久就要回來。她寫了一封信給她的父親，一點也沒有提起姨母含着眼淚留她同住，她僅說在九月畢業後一星期就回來。所以蕭老頭子近日來是在快樂中沈醉着，等待他的女兒回來。他在這太陽底下長凳上坐着，看着綠色山坡下藍色發光的浪花，心中充滿了滿足的情緒。他一點事情也沒有，祇不過計算着還有幾個鐘頭才到美麗的，久已渴望的後天。他幻想着，好像是置身在樂園中了。

這時候，緋紅色的玫瑰正開放着。沙麗平日很愛玫瑰花，因為它正像她那麼生動可

人，充滿了生命和快樂。在蕭老頭子的花園裏有一件希奇的事發生，就是在花架那一邊的一株從來沒有開過花的玫瑰，現在忽然含苞欲放了。園中的玫瑰都燦爛地盛開着，在徐來的清風中夾着一陣陣的幽香，好像這人間的樂園正展臂歡迎沙麗重回到家裏似的。蕭老頭子老是幻想着，呈現在目前的一切，都象徵着快樂。

當他咕嚕咕嚕地重念着沙麗來信的時候，林家的大嬸娘忽然闖了進來。她說，她是特來瞧瞧他的，並且問問他有什麼須要她幫忙的事。

蕭老頭子搖了一搖頭。

「謝謝林大嬸娘，我沒有什麼事。我什麼事都預備好了，祇是等後天小沙麗回來了。我全身都充滿了快樂等着沙麗。」

林大嬸娘冷冷地笑了一笑。她的笑裏是有用意的，但是蕭老頭子沒有注意她的表情。

林大嬸娘是一個狹心腸的人。她是幸災樂禍的長舌婦。人家快樂的時候，她總得要說幾句刺人心肝的話使人受不住。剛才她看見蕭老頭子因為他女兒要回來了，臉上露着

得意的笑容，她心裏老大覺着不高興。她很負責似地要把蕭老頭子臉上的笑痕抹平。

『你以為沙麗現在還會滿意鳴沙這個地方麼？』她問。

蕭老頭子聽了她的話，倒呆住了。

『她自然還滿意，』他不假思索地說。『這不是她的家麼？我不是還住在這裏麼？』

林大嬸娘又含着酸意地笑了一笑。

『啊！那您老倒是比我心寬得多了。若是我的女兒離家六年，什麼看電影哪，坐汽車哪，或天價和闊人在一起享福，那我心裏一分鐘也得不到安樂的。我預料她回來了，什麼都是不滿意的。這樣又不便當，那樣又太苦了。』

『你的女兒或者會，』蕭老頭子帶着惡意狠狠地回答，『我們的沙麗，是不會這樣的。』

林大嬸娘又尖着喉嚨笑了一笑。

『你們的沙麗，或者是不會的，爲了你的緣故，我也這麼希望着。不過要是我，我就放心不下。沙麗是跟着闊氣的人家過着快樂的日子，回來了，自然會覺得家裏冷靜不

好玩。你看張家小蘇的姊姊錦華，她祇不過到上海去了兩個月，鳴沙的日子就過不來了。」

『錦華是錦華，沙麗是沙麗，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蕭老頭子勉強地笑了一笑。

『并且你的房子，』林大孀娘說，『又是這麼小，這麼壞，你想她離開了姨母的家，住到這地方來，會不會住得慣？聽說她姨母家的房子，像皇宮一樣，我怕她回來了，連你也要看不起哩！她回來是總得要回來的，因為她已經答應了你。但是，誰知道她願意不願意？不過，我也不怪她。』

林大孀娘的每一句話，好像鐵槌擊在他的心坎上。他閉着眼睛，托着雙腮，聽憑痛苦來刺戟他的心。林大孀娘覺得久坐無趣，才站起來很得意地走了。

蕭老頭子沒有勇氣起來抵抗這種突然來到的刺戟。林大孀娘走後，他還是那麼坐着，沒有站起來送她。這時候蕭老頭子心中的快樂消失了；心中所充滿的祇是苦和痛。蕭老頭子明知林大孀娘是一個不懷好意的人，他也怕或者她的說話有幾分真實。他奇怪怎樣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這種情形上。鳴沙地方，自然會令沙麗感覺到寂寞。這樣的舊房子

，自然會令沙麗不滿意。蕭老頭子在自己的花園裏踱來踱去，以一種新的眼光看着目前的一切。他想，這一切是多麼地可憐，啊，多麼地簡單啊！房子又是多麼破舊不堪！他走進屋子，走進沙麗舊時的臥室，裏面仍然很潔淨整齊，可是沙麗已離此六年了。那房間又小又暗，天花板都變了顏色，裏面的家具又舊又粗笨；她回來了一定要覺得這地方太不行了。就是對面那個果園，現在也不能安慰他了。這果園或者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她或者真會看不起鳴沙一切簡陋的生活。她或者也會以她老朽的父親爲可羞恥。

這一夜蕭老頭子整夜輾轉反側地不能入睡。他覺得他自己正如鳴沙人所想的那樣可憐，愚蠢，世間唯一值得留戀的一個女兒，也不能爲他所有了。

他的心裏，想着沙麗，好像她是死了一般的難過。在他一陣難過之後，他又想起沙麗一定不會如他所想的那樣壞；六年的工夫，斷不會把她高尚的天性變成這樣。她的人格的美是永存的，不會被壞環境所摧毀的。她決不會像錦華的。她若是像林大孀所說的那麼壞，那沙麗簡直等於將她老父的一顆心放在地上踐踏粉碎了。

蕭老頭子在果子園裏一壁踱着一壁想着，直到深夜在星光下聽着山脚下澎湃的浪聲

。他睡在牀上，也睡不着，睜着含淚的眼睛，捏着一顆失望的心等待天明。他失魂似地捱過了一個上午。老是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幻想。林大孀娘拿了一盤子煎餅來給他，好像是向老頭子陪罪似的。可是她這一點的小惠決不能彌補他被創傷的心。蕭老頭子把煎餅送到豬欄邊，去餵那一羣無知的動物了。這是他一生第一遭做的刻薄事，但是這樣一做，他心裏覺得很痛快。

中午的時候，他覺得這間小小的屋子冷靜得可怕，他又無聊之極地走到果園裏去了。長凳在太陽裏曬得滾燙。蕭老頭子嘆了一口氣，坐了下來，低下了頭，皓白的鬍鬚直拖到胸口。他這時候忽然下了一個決心，等沙麗回來的時候，仍叫她回到她姨母那裏去，用不着關心他，他自己很能好好地過活，絕不會怪她的。

常沙麗真個回到家，從小徑上跑回來的時，蕭老頭子還是那樣神思恍惚地坐着。她長得很高，容貌美麗，健步如飛地跑過來，面色紅潤稍帶一點紫黑，象徵她的健康。烏黑而圓大的眼珠滴溜溜地閃亮着，在她兩片櫻唇中漏出格格的聲音，有言語不能形容的快樂。

從園門口看見她父親彎彎的影子，她飛也似的奔過來，口中喊着『爸爸！爸爸！』蕭老頭子覺得奇怪似地站了起來。她的手緊緊地握着他的手。她充滿着快樂，以令人聽了永不能忘的聲音說：『爸爸，我回來了。』

蕭老頭子一聲也不響，緊握着她的手，快樂極了。這不是沙麗麼？她沒有改變，祇不過高了一點，稍許有一點像一個大人。在這個意識中，可算是一個新天地。

『沙麗，沙麗，』他喊着她，『你從那兒來的？』他奇怪地問；『我想你要明天才來。你從車站走回來的麼？爸爸沒有來接你呢！』

『正好早一天有一班船，我急着要回來，所以我來不及寫信告訴你了。現在行李還在輪船上，我們明天去拿好了。』

『你可要喫一點東西？恐怕家裏還沒有現成的東西呢！我不曉得你今天就回來，』蕭老頭子說着，心裏倒有一點懊悔剛才林大孀娘拿來的煎餅不應該拿去餵豬的。

『不餓，在船上我已喫過點心了。我要看看我以前住的房間，』她拖着她父親就往屋子裏跑。看見窗外那園角裏從沒有開過花的玫瑰梗子，開着可愛的花朵，她急着問；

「爸爸，它們怎麼也會開花的？」

「它們歡迎你回來啊！」

這是幾年來最快樂光明的一個下午，我們倆從園中跑進屋子，又從屋子跑進園子。

「爸爸！我在外面看見了許多美景，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有像這裏這麼值得留戀的。」

他們看過了住屋，看過了果園，又同坐在那張長凳上，注視如珠般的浪花，看着無雲清朗的長天，燦爛金黃色的花朵和玫瑰，聽着松樹被風吹動沙沙的自然音樂，在這兩個快樂的心上，舊夢又實現了。

「沙麗，你歡喜這裏麼？」蕭老頭子遲疑地問：「你厭惡你的父親了麼？你還願不願意住在鳴沙？你想回到姨母那兒去麼？」他說話時，以手指着天的那一邊。

「那兒是一個好的地方，」她思索着地說：「我在那兒過了六年舒適的生活。這生活使我的生命更美滿；那兒有夢想不到的新智識，好看的东西，斯文的人們——但是那兒沒有一個父親啊！」她緊握着他的手。

蕭老頭子默然無聲地望着夕陽的回光。



## (七) 不了之情

G鎮上的人都講梁姑娘是一個有錢，刻薄，驕傲的姑娘。自然，閒談總是加添三分之二的假話進去的。其實梁姑娘並不富，也不刻薄，她是窮得可憐——連她的園丁癩子老王都比她闊綽一點，他每天至少有三餐，而她有時一天祇有一頓。但她是很驕傲的，她情願死，都不願讓曾經一度捧她做皇后的G鎮人民曉得她的窘狀。她寧可讓他們認她為古怪的守財奴。她什麼地方也不去，雖然是一個基督教徒，連禮拜也不去做。她不大和人家來往，祇有癩子老王和服侍她的六十來歲的張媽是她的朋友。

「她是在銅錢眼裏翻筋斗的，」他們說，「她的父母並不像她這樣的吝嗇。他們對於隣居，是很大量的。我們這裏沒有那一個比梁老先生再好的人。好，讓梁姑娘霸着這麼多錢，橫豎她也不要我們做她的朋友，其實她光有錢也沒有什麼快活。」

真的，梁姑娘並不快活。當一個人的生命給寂寞和靈魂的空虛所吞滅的時候，怎能得着快活？何況在物質方面她祇可以喫個半飽，她祇靠着放出一點的債和利錢和她手工

做出來的一點錢來維持她的生活。爲了要遮掩她的窮困，他自己住的一座房子，也不肯騰出一部分來租給人家。

她的屋子，是一座幽雅的住所。在方方的窗子外，是一片草地和花草樹木茂盛繁密的花園。她在這屋子裏做了些什麼事，G鎮的人誰也猜不着。小孩子們想她最快活的事，是把床底下木箱裏的洋錢搬出來數一數。孩子們都有一點怕她。

梁姑娘是很美的。她有一頭白而軟的細髮，在小小的白臉上，鑲着兩隻烏黑而大的眼睛。

她常常自言自語着；因爲她需要伴侶，需要有人和她說話。可是二十年的工夫，她都是這樣單調地過去了。若是她沒有這種驕傲性情和自尊心，她一定情願犧牲一切，結交一些朋友。她痛恨着蒼天對她的不仁。現在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值得她愛戀的。像她這樣充滿了缺憾的生命，是誰也受不住的。

每到春天的時候，她更痛苦。當她美麗活潑做小姑娘的時候，她是很愛春天的。可是現在她恨春天，因爲它刺傷了她的心；今年的春天，比往年的春天更使她傷心。她覺

得她受不住這樣的痛苦了！春天的一切，都使她難堪——樹尖上青的嫩芽，碧油油的草地，鮮豔的花朵，都是她心上的刺；一切都使她追念四十年前美國 A B 大學春天的情境。這一天晚上，梁姑娘在月光之下，流了一夜的傷心淚。在靈魂的饑餓當中，她忘了肉體的困乏。在這一禮拜中，她連飯都不吃，吃了幾塊巷內賣的燒餅。這樣省下來，她才夠付癩子老王和張媽的工錢。當淡色的晨曦從樹梢後的天際升上來的時候，她就將臉深深地埋在枕頭上，躲避這觸境傷情的景色。

她恨晨曦，因為痛苦的日子又來了。她沒有勇氣起來再過這種日子。但是以前的她，是展開着雙臂，歡喜着新日子來臨，等着朋友們和愛人帶快樂的消息來。她每天希望着俊英來看她，不管是灰暗或是陽光的早晨，都能使她的心情活躍。但是她現在恨它們，恨它們入骨。

雖然如此，她每天還是照樣的起來過日子。她曉得癩子老王很早就來收拾花園了，所以她也一早就起來了。她很小心地把她厚而白的頭髮梳好，穿上青蓮底子鑲金花的綢衣。她的衣服都是綢的。這不是奢侈而是節儉，因為這都是她母親的舊衣服。所以她

日夜穿的衣服，都是這些老古董。可是G鎮人看見了她穿綢衣，更以為她是富有了。他們沒有想到梁姑娘穿這過時衣服的時候，心裏是多麼難過。

雖然梁姑娘不歡迎這新日子的來臨，但是起來了，她也會到郊外去散一會兒步。在這時候，這美麗的景色還是一般地能使她沉醉。環境是那樣的清新，柔甜，和處女般的純潔……

梁姑娘忽然聽見樹林那邊施先生家左近的小路上傳來孩子般的笑語聲。這條小路是直達C.M.教會女學校的。

梁姑娘急忙避到一株大樹的背後去，因為她曉得施家的孩子有些怕她，不敢和她親近。在樹枝的縫隙裏，她可以望見他們很快活地從小路上跑過來——兩個大些的在前面跑，兩個小的拉着一個高高瘦瘦的少女的手，這大概就是那學校裏新請來的音樂教員。賣雞蛋的小販會告訴梁姑娘，這位音樂教員是寄居在施先生的家裏，但是她不曉得她姓甚名誰。

她們走近了，她的心一動，心跳的速度立刻就加高；這是多年來未曾有過的事。她

呼吸急促，手抖顫，心想着這位年輕的姑娘不知是誰。

在這一位置樂教員的舉動中，她彷彿看見已逝年華中深印在她腦海裏的人影。她的眉毛，眼睛，鼻子，梁姑娘都好像在那兒看見過似的。祇有一樣，她的樣子比梁姑娘腦海中的影子要強健一點，女性化一點。當她們走過這一株樹的時候，她們的笑語聲又好像告訴她說：『這聲音是曾在C.N.大學裏聽見過的。』

她看着她們，直到她們的背影在樹林子裏消逝了；這樣，她才如在夢中似地走回去。這時候癩子老王正在園子裏努力地工作，往時她最討厭老王的囉嗦多話。所以不大和老王說話的；這一次她走來的時候，在她青蓮色底子鑲金花的線服上和銀白的領髮上都帶了些快樂進來。

癩子老王看見她走出去的時候是一副慘澹的臉，可是現在她回來的時候就完全不同了。梁姑娘現在的臉頰上，染了兩朵紅雲，眼睛裏發出亮光來。在她的舉動裏，她至少要比現時的年齡輕十歲。癩子老王將鋤頭放下來，定着眼睛望了她一望，他覺得像她現在這樣美的人兒是不容易找到的，可惜這麼美的久兒是一個守財奴。

「老王，你可曉得住在施先生家裏的音樂教員是誰？」她這樣溫和地問老王，她對於她的底下人總是那麼可愛。

「她是凌錫梅。」癩子老王說。

他這一句話，又在梁姑娘的心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她現在明白了——這位少女的頭髮，眼睛和笑容，既然是這樣像凌俊英，那一定是俊英的女兒了。

老王又拿起鋤頭來工作，但是他的嘴還是不斷地講着。他的舌頭動得比鋤頭動得還快，梁姑娘也聚精會神地聽着。她這是第一次愛聽癩子老王的閒談。他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極中聽似的。

癩子老王是極愛管閒事的，所以鎮上無論那一家的事他都知道。凌錫梅的父母，在美國的時候都死了，她是由姑母撫養大的。這事老王也曉得的。

「她後來學習音樂了，」癩子老王接下去說，「她的嗓子好極了，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這樣好聽的聲音。那一天晚上凌小姐在禮拜堂裏唱歌的時候，我聽了好像天使在那兒唱。她的音調穿過了我的全身，如電光之一閃。施家的孩子們都頂喜歡她。她有二十

來個音樂學生。

梁姑娘聽完了老王的話後，回到屋子裏去，坐在窗子旁邊的一張小檯上靜靜地想，她從頭頂到脚尖都奮興起來。

看見了俊英的女兒！她的思想忽然轉入另一個時代。梁姑娘也曾有過一段浪漫史。在四十年前，她曾和凌俊英訂過婚。他是A B大學學生，一個很漂亮而富有文學天才的青年。在異鄉作客的時候，他們就由友誼慢慢演進到締婚了。

在半世紀前的婚姻，是由不得男女自己做主的。這一對少年人雖然自己私訂下白頭之約，她還得寫信回家去徵求她老父的同意。誰知忽然來了一個青天霹靂，她父親的來信，給她一頓臭罵，責她不該沾染自由的惡習，並且告訴她從小她已許給當地一個紳士的兒子。爲了怕有意外的變遷，她父親命她立即回國。

懦弱總是誤事的。梁姑娘不敢違背她父親的命令。俊英曉得了這一件事，要她給與一個肯定的回答，可是到底在她猶豫不決之中他憤恨地走了。從此俊英也沒有信來過，他也就永遠沒有回來。梁姑娘了解在她的生命裏，愛情是和她無分了。從這時候，她就

離開了少年活躍的生命，走到黑影遮蔽的寂寞山谷裏去了。

很多年後，她聽說俊英結婚了，不久又聽到他的死訊。從此以後，直到今日，她沒有聽見過關於俊英的事。

「他的女兒！也可以做我的女兒。」她低聲地說，「哦！假如我能認識她，愛她，並且得着她的愛，我將……但是我不能。我不願意使俊英的女兒曉得我是這樣窮苦。這是我受不了的。她住得這麼近，我每天至少都可以看見她一次而得到快樂。哦！假如我能做一點事使她高興，那我的生命中將充滿了快樂。」

那一天晚上，梁姑娘走到一間空房間裏的時候，從窗外樹縫裏看見一點燈光，她曉得這燈光所在就是施先生家的客房，就是錫梅的臥室。她在黑暗中靜觀着那屋子裏人的動靜，胸中充滿了柔情。她看見錫梅在屋子裏走動，梳着她長而黑的頭髮，換上睡衣。燈熄後，她又看見一個白衣的影子跪在窗前柔和的星光下，她也在她自己的地方跪下來和對面的人一塊兒祈禱。在二十年中，這是她第一次對神虔拜，她很熱情地說了幾句簡單的請求，就是說，「求神讓我給她做一些事，使她快樂。」



梁姑娘毫不遲疑地搬到這一間空房間裏來住，因為這裏可以看見錫梅的燈光。她覺得很快樂，這種快樂，是在這麼多年中她沒有經驗過的。現在她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超過她現實的催眠似的感情進入她的生命。

她跑到玫瑰花園子裏，採了一束玫瑰花，回來拿一張紙，在紙上寫了『給錫梅的』四個字，將紙縛在花紙上。雖然G鎮的人認不出她的字跡來，她還故意把字寫得像小孩子的字一樣，使人辨別不出。她把這一束玫瑰花放在那一條施家出入必經的小路旁邊。她自己躲在一株樹後面，這時候她故意穿一件暗綠色的衣裳，避去人家的注意。等了一會兒工夫，錫梅和施家的小敏手挽着手走過來。他們看見了這一束玫瑰花，兩個人都歡喜得叫起來，錫梅看見那一張紙上寫着她的名字，驚奇得了不得。這位老姑娘在樹後看見她自己的志願成功，開心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小敏，這真是給我的麼？』錫梅拿着花，好奇似地說，『誰給我的？』

小敏格格地笑。

『我相信是華新，』她說。『我知道他昨天晚上到這裏來過的。母親說他很注意於』

你——那一天晚上你唱歌的時候，在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來。祇有這樣滑稽的人，才做得出這種事。」

錫梅並不向誰宣佈這事。

梁姑娘也不向誰說起，把這事自己藏在心裏快活。

六月裏沒有玫瑰花，但是梁姑娘的園裏，却充滿了各種鮮艷的名花。錫梅每天早晨，總是在小徑上發現送給她的一束鮮花——鳳仙花，石榴花，紫羅蘭，紅色白色的茶花。梁姑娘不怕這事被人察覺，因為這些花在G鎮上隨處都有的。在人家揶揄這位音樂教員的時候，施先生總是一聲不響地抿着嘴笑笑。施先生知道這些花是誰給錫梅的。從前在五月裏人家剛議論這件事的時候，他早已知道了。施先生曉得梁姑娘不願意人家曉得，所以他也不說出來。自從十年前的那一天——施先生在林中因為脚弄破了痛得哭的時候，梁姑娘把他帶到自己家裏去替他包包洗洗，給他十個銅子去買糖吃——起，施先生對於梁姑娘就發生好感。

梁姑娘覺得這是一個美麗的六月，她不再恨新的日子一日一日來臨了。

『每天都是快樂的一天，』她高興地自言自語說。——因為每天她都可以看見錫梅。

即使是下雨，她也不理會自己的筋骨痛，照常躲在松樹背後看着錫梅走過。一星期中，祇有禮拜日她不能看見錫梅；所以在六日裏，梁姑娘的感覺中，禮拜日是最長的一日。

有一天，賣雞蛋的小販又帶些消息來了。

『明天早晨，那位音樂教員要在禮拜堂裏獨唱呢！』那賣雞蛋的小販這樣告訴梁姑娘。

梁姑娘的眼睛裏顯出高興的神氣。

『我不曉得凌小姐也在唱詩班裏，』梁姑娘說。

『兩個禮拜以前，她才加入的。她唱得很好，鎮上的人都曉得她的名字了，梁姑娘，你也應該去聽聽，』賣雞蛋的小販說。

梁姑娘不做一聲。小販還以為是觸犯了她。小販走開了，自悔失言。其實，梁姑娘忘了小販的存在，她的思想完全浸在一種希望裏——希望聽見錫梅的獨唱。梁姑娘回到自己房裏，心裏煩悶極了。梁姑娘不能到禮拜堂裏去，因為要犧牲自己的自尊心，是絕

對辦不到的事。她的自尊心對她說：

「你到禮拜堂裏去聽她唱歌，但是你沒有合式的衣裳，你想多麼難爲情！」

但是這一次，有一個比自尊心更大的聲音逼着她去，梁姑娘終於去了。是的，自從梁姑娘穿她母親遺下來的舊衣服那一天起，她就沒有到過禮拜堂，因爲她的服裝，在G鎮會聞名一時的。梁姑娘一向沒有想過要到禮拜堂去，但是現在却不同了，她心裏常急着要去。梁姑娘不管自己的樣子是多麼難看，G鎮的人會怎樣譏笑她，她已下了決心，要到禮拜堂去聽錫梅唱歌！

那天G鎮的禮拜，很有一點莊嚴的氣象。在禮拜開始的時候，梁姑娘就走了進去。梁姑娘心裏覺得不自在。她想，現在自己所穿的三十年前的黑緞子衣裳是多麼難看。其實，梁姑娘的狀態，一點也不難看，別人穿着這種衣裳，或許是難看的，不過她的身材，獨出的風格，總是顯出她的莊嚴，顯不出她衣服的壞來。

但是梁姑娘自己並不覺得。她看見前排椅子上坐着的李夫人穿着很時髦的衣服。從前這一位太太關於裝束的事，是跟着梁姑娘學的。自從結了婚後，她才這麼闊。梁姑娘

心裏覺得有一點難過，又懊悔不該到禮拜堂裏來了。

不一會兒，愛的使者輕輕地將這無意識的思想抹掉了！錫梅已到唱詩班裏來了。錫梅坐的位子，正好是斜斜地在太陽光下；陽光正照着她像絲一般的美髮，梁姑娘望着錫梅，心裏得着了——滿足。由於不自私的愛心，這一次禮拜賜予梁姑娘幸福，不論是愛人或愛神。

梁姑娘這一次看錫梅，是看得頂子細了，看清楚了她的每一點——她有短短的頭髮覆在額上，長長的睫毛遮蓋着下垂的眼睛，纖細的手捏着詩本，穿着一件很樸素的淡藍色旗袍。唱詩班裏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美，她的美可以說是「鶴立雞羣」。

唱第一首詩的時候，錫梅的聲音特別比別人清響。司庫收過捐以後，錫梅就走到琴旁，伴奏林夫人的身邊。過後就聽見繞着屋樑般的清脆音調，有力而柔美的歌聲。C鎮裏沒有一個人曾經聽見過這樣好的歌聲，除了梁姑娘從前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曾經聽見過。梁姑娘馬上發覺了錫梅的音樂天才，很有造就的可能。

禮拜完畢後，許多人跑來和梁姑娘握手。他們想應當趁着這起頭的時候鼓勵她。梁

姑娘很歡喜他們這種友善的態度。她很奇怪自己穿着這樣舊的衣裳還不被人家看輕。

林夫人和錫梅一塊兒走了回去。

『你今天看見梁姑娘麼？』林夫人問：『她進來的時候，我倒覺得很奇怪。她從來沒有做過禮拜。她這個人真奇怪。她很有錢，可是專穿她母親的舊衣服，從來不做一件新衣服。人家說她卑鄙，我却說她是怪僻。』

『但是我一見了梁姑娘，我倒很歡喜她，』錫梅說：『她有引人注意的臉蛋兒。我很想認識她。』

『我想你是不會認得她的，』林夫人說：『她又不愛年輕人。她什麼地方都不去。我是不高興認識她。我看見了她的樣子，就有點害怕。』

在七月的第一天，梅錫又在小徑上看見送給她的一束蓮蓬。梁姑娘的園子裏，不但有各種果子，園角的小池裏，一到夏天，還有很多的荷花，蓮蓬。梁姑娘常常因為去採果子，累得背骨都痠痛。但是背骨痠痛，比精神上的痛苦好受一點。這是多少年來，梁姑娘才沒有感覺到精神上的痛苦。

有一天晚上，癩子老王來替梁姑娘整理園子。梁姑娘很歡喜他，因為老王白天在施家花園做工，或許會把施家的消息帶些來。

梁姑娘所最希望的，是癩子老王快些說關於錫梅的事。但是癩子老王却說什麼施師母新買了一架抽水機，又買了洗衣機……最後才說：『今天這位音樂教員，有一點不大開心。』

『爲什麼？』梁姑娘說。她說這話的時候，她臉色都變白了。她不曉得錫梅遇到了什麼事。

『林家的兒子娶媳婦，請她去吃喜酒，她因爲沒有衣裳，所以不高興，』癩子老王說，『施師母告訴我，很想買一件新衣裳，不過手頭沒有錢，因爲她的錢都付了她姑母的醫藥費了。她很不開心，昨天晚上還哭了一場。』

梁姑娘聽了這話，一聲不響地突然走進屋子裏。她想：錫梅應該到林家去喫喜酒。但是怎樣辦呢？梁姑娘的腦子裏，忽然想起了她母親的綢衣，但沒有一件合式的。

『我祇有兩塊錢，』她心裏想，『這兩塊錢，我要用到下星期，等收着了房租，才

有錢來。什麼東西我可以出賣呢？哦，我還有一個古的酒瓶。」這酒瓶是梁家祖上的遺物。酒瓶的兩面是刻着李白的詩，另兩面刻的山水。她記得這酒瓶是放在後房的樓閣上，她從來捨不得用的。

本來有一個財主，願出重價，買梁姑娘的酒瓶，梁姑娘不肯賣，生氣地將財主趕走。不過財主臨走的時候，還對梁姑娘說：『我隨時願意買這酒瓶。你什麼時候願意賣掉，來找我了。』那財主還留下他的住址。

梁姑娘到後房樓閣子上將酒瓶拿下來，用手巾揩去瓶上面的灰。梁姑娘說：『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要離開它，不過錫梅一定應該有一件新衣裳。但是有什麼法子呢？這個酒瓶就是不賣掉，我死後也不知落在誰的手裏。我明天就到城裏去，後天就是林家辦喜事的日子，不快一點辦，就來不及。我有十年沒有到城裏去了。我最怕到城裏去。到城裏去比離開我的酒瓶還痛苦。但是爲了錫梅的緣故……！』

第二天，G鎮的人，都看見梁姑娘帶了一木箱的東西到城裏去了。大家都不曉得她爲什麼到城裏去，多數人猜想她是因爲錢太多了，放在家裏不妥當，送到銀行裏去存放



的。

梁姑娘找着了財主的住所，幸虧財主還在那兒，依然願意買她的酒瓶。梁姑娘壓抑着自己的自尊心，忍痛把酒瓶賣掉了，心裏覺得很對不起祖宗。

梁姑娘得到了一筆錢，走到大國貨公司裏買了一套綢衣、鞋子、襪子、手帕、扇子、等等應用的東西。

她把東西買好之後，還餘一塊多錢，就做了車費回家。梁姑娘從國貨公司出來的時候，對面來了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子。當他們二人的視線碰着的時候，這位男子的臉紅了一紅，脫一下帽子，微微地鞠了一個躬。但是梁姑娘仰着頭，目中無人地走了過去。那人也就很不自然地走開了。原來這中年男子，是梁姑娘的堂兄弟名德理，是從前吞沒梁姑娘父親財產的。梁姑娘如預先曉得進城來會遇見德理，就是爲了錫梅的緣故，她再也不願意到城裏來的。當時梁姑娘一看見德理，痛恨的心就不知不覺的湧了上來；再一想到錫梅，她的臉上又現出了笑容。

那天晚上，梁姑娘很快樂地睡在牀上。『爲一個所愛的人而犧牲，是多麼快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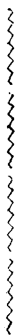
梁姑娘想。

時候到了，梁姑娘急着想看錫梅穿新衣裳。正好林家也請梁姑娘去喫喜酒，梁姑娘這一次也不管自己的衣服是多麼背時，就穿着去參與盛會了。

梁姑娘在林家看見了錫梅的嬌容，加上華麗的服裝，心裏高興極了，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稱讚她。吃酒的時候，梁姑娘却好又是和錫梅坐在隔壁桌上。梁姑娘老是聽着隔壁桌上的談話。

『錫梅真是生得討人歡喜！』其中有一位老太太說。

『配上這一套衣服，更美！』又是一個說。



有一天，牧師母跑到別人不敢跑的地方去，這就是梁姑娘的家裏。牧師母請來梁姑娘加入她們的縫紉會。這個會是每隔兩星期開一次的。

『我們預備把做好的東西分送給一般孤兒，』牧師母說，『梁女士，我們希望你也加入縫紉會。』

梁姑娘本來想拒絕牧師母。梁姑娘雖不反對做一點事幫助孤兒，也不反對這縫紉會，但是她曉得加入了這會，每人每星期要付大洋一角，充購買縫紉材料之用。梁姑娘實在是窮。但是忽然來了一個思想，攔阻她說出拒絕的話。

『那些年輕的姑娘們大概也會加入這個會吧！』梁姑娘追問。

『自然囉！她們個個都去的，』牧師母說，『林師母和錫梅，還是縫紉會頂熱心的會員呢！錫梅小姐真好，她一星期中，祇有星期六下午有得空，她這樣忙法，都肯將這時間來加入我們的會。』

『那末我也加入好了，』梁姑娘下了決心地說。她自己想，就是一天祇喫兩頓，也要省下這一筆錢來。

果然，第二個星期六，在馬太太家裏開的縫紉會，梁姑娘也加入了。在做活計一方，梁姑娘是擅長的。在縫紉會裏，錫梅和林師母正好坐在梁姑娘對面的一個角裏，誰都沒有想給她們介紹一下。可是梁姑娘一邊做，一邊聽着對面角裏的談話；從她們的談話中，梁姑娘知道了錫梅的生日是八月二十日，她心裏馬上就打算送什麼禮物給錫梅。

第一次聚會後，她心裏覺得很悶，連覺也睡不着，直到第二次的聚會。

第二次的聚會，是在林師母家裏。這一次，林師母對於梁姑娘招待得特別周到，一定要請梁姑娘坐在搖椅上，梁姑娘沒法，也祇好坐下了。碰巧這一把搖椅是在客廳門口，林師母和錫梅又碰巧坐在客廳門口的樓梯級上，因為那裏有一陣陣的清風，比較的涼快些。

這兩個年輕的女子，正在談論她們所崇拜的詩人。林師母最崇拜的，是拜倫和施高脫 (Scott)，而錫梅崇拜的，却是丹尼生和勃朗寧。

『你曉得麼？』錫梅輕輕地說，『我父親還是一個詩人呢！他曾出版過一本詩集，不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是他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作的。他以後也沒有將這詩集重印出來。大概是生命使他太失望了吧！但是我渴望着能殼看一看這一本詩集。如果我有這一本詩集，至少我能佔有並且懂得我父親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的心，他的靈魂，他的內心生活。這樣，他遺給我的，就不單是一個名姓了。』

『他自己和你的母親，難道一本也沒得留下麼？』林師母說。

「母親沒有，姑母也沒有，我從小父親就是遠在外國。父親還是死在美國的，所以我也無從知道他自己有沒有留下一本，」錫梅說。

梁姑娘回到家裏，就從書堆裏把這一本詩集找出來，把它從頭至尾讀了一遍，眼眶裏充滿了眼淚。梁姑娘打算把這最珍貴的一本書送給錫梅做生日的禮物。在這一本書裏有不滅的愛情，有青春快樂的笑聲，有辛酸的眼淚，有美麗芬芳的玫瑰，這陳舊的玫瑰花瓣到如今還留着悠遠的清香。梁姑娘把那寫着「給我的愛人」五個字的第一頁撕掉，將它包裹好，從郵局裏寄給錫梅。

第二夜，錫梅屋裏燈光，到深夜都不滅。梁姑娘見了，心下明白——錫梅是在燈光下讀她父親的遺作。

在另一次的縫紉會裏，梁姑娘坐在馬家沙發上的時候，錫梅走來坐在梁姑娘的旁邊。這時候，梁姑娘心裏有說不出的不自然，所以她那做針線的手一直是抖着。

錫梅和梁姑娘講了一些縫紉會的事，又隨口講了一講馬家花園裏的牡丹花。這一下，梁姑娘感着非常的輕快，如登仙境一般，但是梁姑娘仍舊裝着高傲不在乎的樣子。

梁姑娘也問一問錫梅喜歡不喜歡住在G鎮。

『我自然喜歡G鎮囉！這裏個個人都待我好，此外』錫梅講到這裏，就把聲音放低了，祇有梁姑娘一人聽得見她的話，『我還有一個神仙一般的乾媽在這裏，她替我做了許多美麗神奇的事情。』

錫梅是一個很有趣的姑娘，當她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對梁姑娘連看都不看一眼。錫梅雖然裝着這一副神氣，可是敏感的梁姑娘已體會到她的意思了。

『真奇怪，』梁姑娘沒有表情地敷衍着。

『奇怪嗎？我很感激她。整個夏天，她天天送花給我，她送了我一件衣服，上星期她又送了我極寶貴的生日禮物，就是我父親的遺作詩集一本。我希望她曉得，她所作的事給了我多少快樂。我渴望着遇見她，向她表示我的謝意，』錫梅誠懇地說。

『是麼？你可有一點影像，她是誰？』

梁姑娘居然冒了險問這麼一句話。梁姑娘還以為錫梅不曉得自己和她父親的一段情史，才敢問出這一句話來。梁姑娘以為錫梅再也懷疑不到自己的。

錫梅停了一會，便回答說『我倒並不一定要查出到底她是誰，因為曉得她不願意我知道。自然，起初她送衣服和花給我的時候，我還是蒙在鼓裏，自從她送一本詩集給我的時候起，我才曉得這一切都是我乾媽給我做的。我尊重她的秘密，我希望她將來讓我認識她。』

『我倒不希望，』梁姑娘失望地說。『你那位神仙一般的乾媽，大概總有一點古怪脾氣，因為神仙都有一點怪氣的。你不認識她，還覺得好，認識了，反會不喜歡她的。』

『我並不以為如此，我愈認識她，愈會覺得她人格的可愛，』錫梅說。

梁姑娘和錫梅談話，覺得很甜蜜，事後的回憶更甜蜜。梁姑娘不曉得錫梅所說的「乾媽」是不是指自己而言，但又想錫梅斷不會猜疑這樣一個低微，不善交際，沒有朋友的老太婆會同一個漂亮的詩人發生過愛情。

~~~~~  
以往的夏天是一段極快樂的時期。禮拜日和縫紉會在生命之詩裏顯然是黃金的標點

梁姑娘覺得自己豁然不同了，人家也覺得她有了很大的改變。在縫紉會裏人家都覺得梁姑娘很可愛，所以都覺得以往對於她的批評是錯誤了；梁姑娘的脾氣或許有一點古怪，但是並不刻薄。在縫紉會裏，錫梅常坐在梁姑娘旁邊和她談天。梁姑娘把錫梅講的話，字字珍藏在心中，到夜深人靜的時候，再仔細玩味一番。

錫梅從來沒有對梁姑娘說過關於自己的事，同時梁姑娘也不問錫梅的私事，她們談話中所講的，祇是一些皮毛的事情。但是從牧師母的口中，梁姑娘才探聽得錫梅將來的志願。

在一個九月的晚上，當牧師母到梁家來閒談的時候，其時已經不早了。這時候外面的風括得很緊，它是在告訴人們炎夏已經過去了。在這淒涼的時刻，梁姑娘也聽到了一件淒涼的新聞，就是十月底錫梅就要離G鎮了。梁姑娘聽了這消息，心裏覺得怪悶的。梁姑娘雖然也願意牧師母來看看她，藉此解解悶，但是怕牧師母又要借什麼名義來向自己捐錢，這是她擔負不起的。

本來牧師母是從施家出來，順便來看看梁姑娘的，並不是特別來向梁姑娘懇求什麼



。當牧師母說起錫梅的時候，每一個字像珍珠般打在梁姑娘的耳鼓上，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音樂那麼中聽。牧師母稱讚錫梅多麼美，多麼溫柔，多麼動人。

『還有這樣好的聲音，』牧師母熱烈地讚嘆着說，『可惜沒有機會讓她好好的學下去。若是有機會的話，她一定可以成名的，可惜她太窮了，除非得到德理的獎學金，纔有希望。雖然她的音樂教師已將她的名字介紹進去，我想希望很少吧。』

『什麼叫德理學額？』梁姑娘問。

『你大概總聽見過德理的名字吧！他是一個百萬家財的財主呢！』牧師母下意識地說，她並沒有知道這位財主就是使梁姑娘傾家蕩產的人。

梁姑娘慘白的面頰上登時浮上一層紅雲，好像給人家打了一個巴掌似的。

『是的，我聽見過他的名字，』梁姑娘說。

『有人說德理有一個很美麗的女兒，他十分疼愛她。這小孩子天生着一種好聲音，所以德理想送她到外洋去求深造。不幸有一年這孩子竟患猩紅熱死了。因她的死，蹂碎了德理的心。從這時候起，德理每年送一個學生到外洋去學音樂專修科來紀念他亡故的

女兒。德理已經送了十來個學生去了，但是錫梅恐怕未必有這個機會。」

「爲什麼？」梁姑娘問，「誰能及得上錫梅？」

「那自然，不過這個學額並不是公款，完全是德理個人作主的。德理自然總聽信有力者的介紹。去年德理送的那個女子，聲音並不很好，祇不過因爲她的父親是德理的朋友。錫梅又認不得大人物來替她說人情。」

錫梅能不能得着留學的機會，全在梁姑娘的手裏。梁姑娘可以在德理面前說說情。問題全在梁姑娘能不能把她的自尊心和忿怒壓制一下，去向她所痛恨的人求情。

多年前，梁姑娘的父親和德理合股做生意，不知怎的，生意失敗了，梁老先生也因此傾了家。這雖然是德理一時的不謹慎，但是人家總說他從中舞弊。既沒有法律上的證明，德理祇好忍受人家對他的冤誣。梁老先生爲了這事，傷心過度，鬱鬱而死。人家都說梁老先生的死，是德理害他的。

梁姑娘也同樣的不了解德理，以爲德理是使梁家家破人亡的禍首。其實德理的態度倒很好，梁老先生死後，他常常跑到梁姑娘家裏來，願意給梁姑娘經濟上的援助。

梁姑娘常常冷言冷語地將德理趕走了，因為她不願意接受德理什麼幫助。梁姑娘告訴德理，寧可餓死，不情願接收他一枚銅元。德理忍耐功夫好極了，一點也不生氣，祇對梁姑娘說，自己還是願意幫助她，做她的朋友。

梁姑娘爲了要堅守這一句誓言，耐着心過了二十年貧苦的生活。她準備着將來死在老人院裏，不願意求助於德理；但是爲了錫梅，卻情願忍受一切。梁姑娘不會爲了錫梅的緣故而壓制了自尊心的麼？

但是這個問題，卻沒有像酒瓶和一本詩那麼容易解決。一個禮拜的工夫，梁姑娘爲了和自尊心決鬥，感着無窮的痛苦。在夜深人靜不能入睡的時候，梁姑娘以爲自己已戰勝了自尊心，但是一到了白天，看見牆上釘着的父親的照像，聽見爲了德理的刻薄而穿着過時的綢衣的沙沙響聲，梁姑娘又不能自主了。

但是梁姑娘對於錫梅的愛是深摯，纏綿，沒有一種別的感情所能戰勝的。愛是奇妙的，它使她在冷氣陰陰的秋日早晨去搭火車到上海，到南京路德理的公事房來找她最不喜歡的人。這是梁姑娘二十年來第二次到上海。

她從車站步行到南京路，跑得累極了，才看見德理的華麗的公事房。

起頭迎着她的，是一雙奇怪的眼睛，繼續着就是迎歡她的握手。

「呀：瑪利！你怎麼來啦？請坐、請坐、這把椅子比較舒服一點，」德理順手指着一張極精緻的沙發，「你今早來的麼？G鎮的人都好麼？」

德理一開口，梁姑娘的臉就紅了一紅，因為她自從父母和愛人死後，沒有聽見過誰叫她的小名。爲了錫梅的緣故，梁姑娘和德理握手，爲了錫梅的緣故，梁姑娘坐在德理的椅子上，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使梁姑娘向德理言語上表示一點熱誠。梁姑娘祇簡單而直率地說明自己的來意。

「我是來請求你一樁事情的，」梁姑娘望着德理，挑戰式地說。

「我很願意幫忙，」德理以和氣的聲調回答她，「祇要我的能力能彀做得到，不過我希望你別誤會我，把我當做仇敵。」

「我不是來同你討論這個問題，」梁姑娘昂然地說，「請你不要提起以往。我請求你的事，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我的朋友凌錫梅女士。她有音樂的天才，有好的聲

音，她應該再去訓練一下。可是她很窮，所以我來請你將你的音樂學額送給她。你如果送她到美國去，那才是選得其人呢！」

出乎意料之外，德理却極客氣，極樂意地答應了她的要求。

「謝謝你！請你不要告訴凌小姐，我已來見過你了。我要走了，不耽擱你的時間，再見。」

「哦！爲什麼就要走？」德理雖然是浮滑一點，可是並不是壞人，他也很有一點家族觀念，何況他年輕時候也很愛梁瑪利的。「今晚住在舍間吧！」

「謝謝，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梁姑娘堅決地說。

德理見不能挽留，便將自己的汽車送梁姑娘到火車站。

「謝！謝！謝！」梁姑娘臨走的時候又添上這一句。

「不客氣，這算什麼。不過以後不要當我壞坯子就夠了。」

汽車到火車站的時候，忽然天一變，下起大雨來了。火車又脫了班。梁姑娘走進車站歇一歇，累極了。大雨帶了冷氣來，使梁姑娘抵當不住，臉都變白了。梁姑娘心理暗

想：雖然達到了目的，不過從此錫梅要離我遠去了。梁姑娘不曉得錫梅去後的日子怎樣過。她坐了兩個鐘頭，看着人家談笑，自己却和生理上與心理上的痛苦奮鬥。

晚上八點鐘，火車來了，梁姑娘也跟着人家一齊上車。到了G鎮，又走了半點多鐘才到家。走到門口的時候，梁姑娘覺得一股熱氣升上來，趕掉了冷氣，她抖抖地走進了屋子。

第二天早晨，錫梅又在這小徑上走過了。這是一個美麗的秋天早晨，太陽正懸在晴明的天空中，昨晚被雨水洗過的青草野花，放出一種特別的芬芳，四面的楓樹都豎起紅色的旗幟，株株的赤楊反映着深青的松樹。在這恬靜的空氣中，錫梅快樂地走了過去。  
錫梅走到她日常得着一束花的地方，她留神地四面望了一下，看見沒有什麼東西，連一根枯的草根都沒有。她預備再走上去的時候，隔壁的小德從梁姑娘屋子的一邊飛奔過來，他的臉色很是慘白。

「梁姑娘，」他喘着氣說，「梁姑娘恐怕是發瘋了。牧師母叫我到她家裏去，我敲了半天的門，沒有人出來開門，但是我想進去把信放在桌子上。我把門一推，聽見客堂

裏發出很奇怪的笑聲，當時梁姑娘就從客堂裏走了出來。哦！梁姑娘的樣子可怕得很呢。臉通紅的，眼睛睜得特別地大——自己對自己是又講又笑的，好像發了瘋。我真嚇死了，趕快跑了出來。」

錫梅不假思索地攙着小德的手，向坡邊跑來。雖然小德說這位可憐孤寂而古怪的老太是瘋了，她却不怕。

錫梅進去的時候，梁姑娘正坐在客堂裏的沙發上。小德不敢走進去，祇站在門外。梁姑娘還是穿着昨天從車站雨中淋回來的濕的黑綢衣。她的臉是緋紅，眼睛睜得大大的，聲音已經嘶啞了。

『不要看着我，』梁姑娘哀求地說，『請你走開，我不願意讓你曉得我是多麼窮。你到美國去——德理要送你去——我請求他的——他不能拒絕我，請你走開吧！』

錫梅並沒有走開。一看便知道她是神志不清，並不是發什麼瘋。錫梅趕快叫小德到施師母那裏去叫她請醫生來。傍晚的時候，G鎮的人都曉得梁姑娘是患了肺炎。

施師母和G鎮裏別的幾個婦女都願意來輪流服侍梁姑娘。梁姑娘因為發熱，所以嘴

裏常常囁語。錫梅站在她的牀前，她都不認識錫梅是誰。錫梅一有空，就來服侍她。現實已經證明她心裏疑惑着的神祕的乾媽就是這位梁姑娘。梁姑娘在夢中常喚着錫梅的名字，洩漏了她心底的祕密。錫梅聽見了，心裏又是難過，又是感激。

「我要她曉得我是要以愛報愛的，」梁姑娘咕嚕地說。

每個人都曉得了梁姑娘的真相。除了和凌的愛情，她什麼都於下意識中講了出來。關於凌的事，就是在神志不清的時候，她也不提的。現在人家明白她爲什麼穿這些舊綢衣——。在她旁邊的女人聽了她的話，眼睛裏都充滿了眼淚。

「誰想到她是這樣的呢？」施師母對牧師母說。「誰也不知道她父親的錢一齊沒有了。她以往的生活真是可憐。連喫都喫不飽。假如她的病會好，我們將來一定要幫她些忙。你看她待錫梅多好！」

德理聽見梁姑娘病了，也親自到G鎮來看她。自然，梁姑娘沒有會他；不過他交代衆人，一切的醫藥費由他出。德理回去後，就從上海請了一位受過特別訓練的看護來服事她。



梁姑娘沒有死——她慢慢地好了。

有一天，錫梅去看梁姑娘的時候，梁姑娘說：「錫梅，我已經走過了死之谷，我希望以後不再驕傲和仇恨人類了。我也不恨德理了。這一次病給我不少的智識，可惜的是廿年來我和鄰里們都是這樣隔絕着。他們待我都是這麼好。我相信我將來的日子要和以往的大不同了。我要打開友誼之門，去尋求老的，少的朋友。我去幫助他們，也讓他們幫助我。我雖然窮，但是幫助人，不一定在金錢方面。金錢不是至寶，祇有同情和諒解，才是無上之寶啊！」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梁姑娘，你待我這麼好，」錫梅熱誠地說，「我很歡喜我們兩人之中已經沒有什麼隔膜了。我願意把你當做我自己母親一般地愛敬。」

「你知道我爲什麼愛你呢？我的嚙語中有沒有提起過這一層？」梁姑娘很靈巧地問。

「沒有，」錫梅答，「不過我曉得。因爲我是凌——的女兒。三叔曾經告訴我關於你和我父親的事。」

「是的，爲了中國的舊禮教，我犧牲了我的一生，同時也縮短了你父親的壽命。你

將來到了美國，常常寫信給我麼？」

「我們一塊兒到美國去，不好麼？我們兩人做一個小小的家庭。在你又是舊地重遊。德理曾對我說過的，一切費用都由他負擔。」

梁姑娘微笑着，心中有無限的光明。

## (八) 蘇玲的一件奇事

蘇玲伸一下頰子朝窗外看了一眼，在她光潤的額上馬上露出了幾條憂鬱之痕。

「福兒在那兒做什麼事啊！」她低低地這麼說。

她不自主地伸出她的拐杖，可是伸得太遠了，她的拐杖掉在地下。蘇玲是一個跛的，少了拐杖是不能走路的。

「友狄把他拉進來，福兒一定不曉得做了什麼頑皮的事了，」蘇玲自言自語的說道，「有時候我竟悔恨我和友狄不該將這孩子帶來撫養。我想我們兩個老姑娘不知道應該怎樣撫育小孩子的。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壞孩子，我相信祇要我們有了法子，總可以使他變好的。」

友狄拉着福兒進屋子裏來，打斷了她的自言自語。

友狄是蘇玲的姊姊，比蘇玲大十歲。但是她們兩個人的樣子性情，有天淵之別。蘇玲雖然是三十五歲了，但是她的樣子像是很年輕。她身材生得小小地，面色紅紅地，像

一朵花一般。她烏黑而大的眼睛，像鶻子一般的溫柔。她的臉雖像是很嬌嫩，可是很和藹使人歡喜的。

友狄是一個高大身材粗黑的女人。生着一副平凡而帶憂愁的臉。頭髮已經花白了。她的眼睛黑而陰沈，在在都表示她不屈服的意志和決心。

福兒是一個小矮胖子。肥胖的身子，結結實實的手足，心裏充滿了快樂。他的小小的圓臉上，常常露出深深的酒渦兒，臉上總是籠罩着笑容。

這時候福兒覺得很害羞，低着頭，在蘇玲的目光下，很不自然地蠕動着。

「你知道我剛才捉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做什麼事麼？」友狄問。

「我不曉得，」蘇玲吱唔着。

「他把新生的雞蛋向雞房的門上擲。他把雞蛋一齊擲破，現在祇剩三個了，」友狄喘着氣說。

「噯呀！福兒，你爲什麼做這樣的事？」蘇玲很痛苦似地說。

「我——不曉得這是錯的，」福兒說着眼淚掉了下來。「我想這是好玩的事，好像

好玩的事都是錯的。」

蘇玲把福兒拉到身邊來，手放在他的臂膀上對友狄說：「他不曉得他是做錯了。」

「所以就要教他，」友狄回答。「他今天晚上沒有晚飯喫，現在就睡到牀上去，一直

直到明天早上。」

「哦，別要讓他挨一頓餓罷！」蘇玲替福兒哀求着說。「叫他的肚子受苦，又不能使他的道德進步的。」

「我說了要餓一頓，就得餓一頓，」友狄狠狠地說。「福兒，上樓去，馬上就去睡。」

福兒上樓去了，他馬上就去睡，一點也不倔強。蘇玲聽着他慢吞吞地抽噎着上樓，她自己的眼眶裏也充滿了眼淚。

「不要可憐他哭，蘇玲！」友狄不耐煩地說。

「但是他並不是壞，你告訴他錯了以後，他從來不做第二次的，」蘇玲說。

「他實在太頑皮了，別的不去說他，就看這兩個禮拜的事，他活捉了一條蛇進來，

幾乎把你嚇壞了；他自己亂吃了一匙藥，幾乎把自己毒死；他帶了三個蟾蜍到牀上去睡覺；把你的顏色畫了一臉。我告訴你蘇玲，福兒太放蕩了，」友狄說。

「我想總有法子可以管管他，」蘇玲失望似地說。「恐怕他太空閒了，所以做出這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他沒有事做，我們將他送到學校裏去，好嗎？」蘇玲說。

「他年齡太小，父親說小孩子要到七歲才可以進學校。我想福兒現在還用不着去讀書。好了，我還要去把雞房洗洗乾淨呢？」友狄說完了，就走了出去。

「我想拿一點東西給他吃，」蘇玲靜靜地帶聽着樓上動靜地說，「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概他哭累後睡着了。可憐的孩子。我想去和牧師商量商量，替他找出一條正路來。我希望友狄不至於太反對牧師罷。我相信是有一位上帝的，可惜沒有奇事來證明上帝，使友狄信服。」

當初帶福兒來撫養的時候，是蘇玲向友狄苦苦的哀求，最後友狄才答應了。蘇玲無論求她什麼，她都答應，除了一件事，就是講上帝。

在這樣情形之下，福兒帶到她們家裏來了。蘇玲是很愛福兒的；可是友狄，除了批

評外，對於福兒的訓練，是很疏忽的。蘇玲是十分遷就友狄的。友狄的思想行爲和蘇玲的思想行爲相衝突的時候，蘇玲除了忍受外，再也不反抗的。

蘇玲坐在那裏打瞌睡了，頭枕在膀子上。友狄走進來看見蘇玲的時候，友狄的心軟了下來。

『她雖然歲數這麼大了，她還是一個孩子啊！』友狄很可憐似地說。『她這樣鍾愛孩子，孩子竟變得這麼壞了。人家還說上帝是好的，仁慈的！假如真是有上帝的，他一定是殘忍的，是妒忌的魔王，我恨他。』

友狄的眼光中充滿了痛苦和仇恨，她反對管理宇宙的主，叫她反對上帝的最大的緣故，是因為蘇玲變了殘廢。——在十五年前，蘇玲是一個聰明快樂的女子，心身輕健，生命中浮着快樂活躍的浪花。友狄說，假如蘇玲能和別的女人一樣能走路，她就不再恨上帝了。

福兒一直是很悶着，不開心。

『你怎麼老是這樣不開心？』蘇玲嘆息着說。

「我不曉得，」福兒回答說，「大概是因爲你們不把我送到主日學去。」

蘇玲觸了電似地問他：「福兒，你怎麼有這樣的思想？」

「哦！別的孩子們都到主日學去，他們都比我好，所以我想一定是這個緣故。」林家伯伯說，小孩子要到主日學去，不然，就要到壞的地方去了。你們要我變好，怎麼又不要我到主日學去呢？」福兒說。

「你歡喜去麼？」蘇玲輕輕地說。

「我歡喜的，」福兒坦白地回答。

「讓我看怎樣。我去問問友狄姨看。或者可以讓你去的，」蘇玲不自主地說。

「哦，友狄姨不讓我去的，」福兒說，「友狄姨不相信上帝，這是林家伯伯告訴我的。林家伯伯說她是壞人，因爲她不去做禮拜。蘇玲姨，你一定也是壞人，因爲你也不去做禮拜。你爲什麼不去做禮拜呢？」

「你的——你的友狄姨不讓我去，」蘇玲半吞半吐地說，在她一生中，這是第一次使她這樣爲難。



「喂，你禮拜天也不玩，」福兒想了一想說，「我假使是你，我一定比你多些玩意兒。這恐怕因為你們是女人，我很歡喜我是男人。你看嘉興在禮拜天也不到禮拜堂去，他去釣魚，賭錢，吃酒。我大了，也要這樣，也不要到禮拜堂去，我不要主日學去。」

蘇玲聽了他的話，難受極了。福兒的每一句話，打動了她的良心，這是她被友狄征服的結果。這無知的孩子以為自己是壞人，想嘉興是有效法的模範。友狄回來後，蘇玲把這事全盤地講出來。她的結論是：要送福兒到主日學去。

友狄的臉，像石頭一般的堅硬，冰冷。

「不，不許他到禮拜堂去，」友狄嚴厲地說：「我不准我家裏任何人到禮拜堂去或是到主日學去，我雖然曉得這是迷信不過的事，你若歡喜教他讀聖經和祈禱，那到可以，不過，你不得再得步進步了。蘇玲，你曉得我是多麼恨這種事，我和父親是一樣的。他也恨做禮拜和教會這種事，但是他是一個多麼可愛多麼仁慈的一位老人！」

「母親是相信上帝的，母親也常常到禮拜堂去，」蘇玲懇求着說。

「母親和你一樣的是一個弱者，一個迷信的人，」友狄爽快快地說：「我告訴你

，蘇玲，我不相信有什麼上帝；但是，假如是有上帝的話，他是殘忍的，不公道的上帝，我恨極了他。」

過一會兒工夫，蘇玲退讓了。蘇玲覺得自己不能，也不敢與友狄反對。爲了她自己的緣故，她再也不敢這樣做，但是福兒給她的刺激太大了。

「友狄，明天我要到禮拜堂裏去，」蘇玲大聲地說：「我以後不給福兒一個壞的榜樣，但是我也不帶他去。我不要和你反對。因爲福兒是喫你的，穿你的，我不能管他。可是我自己是要去的。」

「蘇玲，你這樣做，我永遠不會原諒你，」友狄說着，奮怒填膺，她堅硬的臉上，好像遮上了一層黑雲，旋轉身來就走，不再和蘇玲多說了。

蘇玲哭了一夜，但是她先前的決心還是沒有改變。

友狄在用早餐的時候不睬蘇玲，這使蘇玲的心都要碎了；但是她不甘屈服。早餐後，蘇玲忍痛地拐進房，把衣服穿好。蘇玲從箱子裏把她母親的舊聖經拿出來，每晚讀一章。但是她從來不敢教友狄看見。

有一次當蘇玲拐到廚房裏去的時候，又看見友狄鐵青的面孔。奮怒之火在她的烏黑眼睛裏燃燒着。友狄回過臉來，就向客廳裏跑，門砰的一聲關上了。蘇玲在這最難受的時候，福兒跑了過來。

「蘇玲姨，你穿得很好看，到那裏去？」

「不要講這種話，福兒，」蘇玲說，「我到禮拜堂去。」

「我和你一塊去，」福兒也想去了。蘇玲搖了一搖頭，不肯帶他去。

「哦，你不能去，友狄姨不讓你去的。乖乖的，我出去了，你不要頑皮啊！」

「我曉得什麼事是頑皮，我就不會做，」福兒說。「因為不曉得，所以常常做錯。恐怕到了主日學裏去，我就會曉得什麼事是頑皮，什麼事是不頑皮了。」

禮拜堂就在花園外面，可是蘇玲拐過去，已經很累了。蘇玲走進禮拜堂，把拐杖放在旁邊，在窗口長椅子上坐下來，嘆了一口大氣。

蘇玲特爲要在衆人未到之前到禮拜堂裏來。所以她來的時候，禮拜堂裏還沒有人，祇在遠遠的一個角裏一班小孩子在那裏讀主日學。他們看見蘇玲跛進來，也覺得奇怪。

在這沈寂莊嚴的時候，蘇玲忘記了一切的一切。她也忘記了友狄的憤怒。舊時甜蜜的圖畫，又映射到她腦幕上來了。她回憶到童年和她母親坐在這長檯上。友狄姐姐像大人一般地走進來，可是固執的父親永沒有來過……。

蘇玲十歲的時候，慈愛的母親去世了。因為有友狄姐姐的愛心和撫育，她生命中才不至缺乏生氣。蘇玲十六歲的時候，她們的父親死了。蘇玲的小愛人，因火車出軌，死於非命，蘇玲也因為大腿上得一種病，經過醫生千方百計的醫治，都是無效，結果終於變成了殘廢。

友狄忍受了各種痛苦，看着她父親死，看着她妹妹受痛苦。最後曉得蘇玲的腿不能醫治的時候，她的心爆裂了。她反對上帝，因為上帝不能解除她的災難。她再也不肯踏進禮拜堂的門，她也不讓蘇玲到禮拜堂去，關了大門，不和教會裏的人往來。

禮拜堂裏的人漸漸進來得多了，蘇玲覺得很不自然的，看也不敢向這些人看。她老是把她的視線移向窗外去。她看見友狄走過去；又看見福兒在太陽底下玩爛泥。她聚精會神地注視他，忘了自己的所在。

一會兒，福兒去棄了玩爛泥的工作，跑到廚房的一個角裏，爬到屋頂上去。這一下子，把蘇玲急壞了。她恐怕福兒跌下來；在這幾分鐘之內，她幻想到種種可能的慘劇。福兒的腳果然滑了一滑，跌到水缸裏去了。

蘇玲在這樣恐慌到極點的時候，竟不顧一切，向門外跑，跑到水缸旁邊去。她自己也沒有留意到十五年不能動的腿現在怎樣可以單獨的走路。禮拜堂裏的人看見了，也覺得奇怪。牧師和聽衆都跟了出來。蘇玲走到院子裏的時候，臉色也變白了。

友狄也不去顧福兒，跑過來抱着蘇玲說：「蘇玲，你的拐杖呢？」

蘇玲現在才發覺她是走過來的。

李醫生在衆人之中，大聲地說：「你們不要圍在這裏；讓蘇玲靜靜地休息一下。」大家果然都散了。友狄將蘇玲扶到屋子裏去。李醫生和別的幾個人也跟了進去。牧師將福兒從水缸裏拉了起來。其餘的人誰也沒有去注意他。

「這真是一件奇事，」劉亮沉重地說。

李醫生搖了搖頭說：「這並不是什麼奇事。這是很自然的。她腿病已自己痊愈了。」

不過因為她的腿久已不用了，肌肉失掉了它的效用，現在刺激給予她力量，所以使她重新能走路。蘇玲，你再起來走走看。」

蘇玲又站起來，在屋子裏來來去去地走了幾次，不過還是抖抖地腳骨有些發軟。

「每天這樣的走動走動，不過不要太累了。你的腿慢慢就會復原的。」

一直不講話的友狄開口說了：「這是一件奇事，上帝已證實了他的存在。」

那一天晚上睡在牀上的時候，蘇玲心中充滿了快樂。友狄穿得很整齊地帶着福兒走到她的房裏來。

「蘇玲，好一點麼？」友狄溫柔地問。

「好些了！你現在到那裏去？」

「我帶福兒到禮拜堂去。」

(九) 狗與蘑菇

有一天早晨，施先生看見他夫人急急忙忙的要出門去，便情不自禁的問她說：「你這麼着急做甚麼？」

「今天有五位學友要來用午飯。其中有兩位還是好幾年前見了一面的。你想我怎得不快活。我恨不能立刻就是午飯時候，真等得不耐煩！」

施先生笑了一笑說：「我倒很喜歡見一見你的學友，湊湊熱鬧，聽你們談談，可惜我早已有了友人的約會。」

施師母雇了一部黃包車拉她到小菜場去。第一家菜灘就使她不高興，因為那賣菜的人說：「太太，你來遲了，新鮮蘑菇已賣完了。」

「那怎麼辦呢！我非買到蘑菇不可！」

那賣菜的就指着另一菜灘，叫施師母去試試看。

施師母一提到要買新鮮早菇，那第二個賣菜的就說，不但有磨菇，並且還是今天早

晨採的，而這種蘑菇也特別的鮮美。施師母買了蘑菇，又順便帶些糖食瓜子等回家。

施師母拿着所買的東西走進廚房，吩咐女僕說：「把這新鮮蘑菇先洗得乾乾淨淨，和雞腳爪放在一起清燉。你上一次弄的非常有味。今天就照上一次的燒法，不過要多放一些蘑菇。其餘的菜，由你自己去辦罷。」

隨後施師母把客廳和餐室掃除了一會，買了幾樣鮮花插在花瓶裏，她正忙得高興，女僕李媽跑來對她說：「太太，這些蘑菇的顏色不大好。」

「李媽，你說甚麼啊？難道我買的是爛蘑菇嗎？」

「太太，壞倒不壞；不過據我看似乎不大好。」

施師母不耐煩起來：「你真胡說，賣菜的人告訴我這些蘑菇是頂新鮮的，並且是上等的貨色。你照上一次的方法去做。不要胡說。燒好了先給幾個蘑菇給來福（狗）吃。假使來福吃了出毛病，我們就不吃；不過我想不要緊。」

施師母才走出廚房，李媽就囁咕說：「教那麼好的狗來試喫可疑的菜，真是好良心！」來福是施家所鍾愛的狗，尤其是施先生和李媽的愛物。牠常用後腿站起來乞食，很



逗李媽發笑，因此李媽總是丟東西給牠吃的。

清燉蘑菇鳳爪燒好之後，李媽站在後門口喚來福。來福吃了幾個蘑菇和鳳爪，很神氣的在廚房裏跳來跳去，向李媽再要幾個。「小畜生，快出去，吃了還要呢。等主人吃剩下來，我再給你吃，」李媽說。

午飯時，施師母的同學，沒有一個吃了清燉蘑菇不稱讚的。大家都問她在甚麼地方買的。她們也要去買。飯後，她們正興高彩烈的談往日在學校裏的樂趣，施師母祇看見李媽在門縫裏慌張地招她出去。她向同學們道歉之後，跑到廚房裏，看見李媽發狂似的老淚縱橫。「太太，怎麼辦？來福死了！」李媽說了這話，就跑出去了。

施師母一面驚奇，一面嚇得手足無措，不知說甚麼是好，儘站在那裏發呆。施師母想，來福果真死了！那麼她丈夫一定很不高興，因為來福是他的消遣品。更可怕的是：來福是吃蘑菇毒死的，那麼轉瞬間她的客人不也要中毒麼！這叫她怎麼辦呢？她急忙跑到隔壁王家，借電話去請醫生。

那醫生很鎮定的聲氣說：「施師母，這是很危險的。我立刻就帶助手和洗胃的器械

來。不過你得先告訴你的客人，說他們已經中了毒，必得讓我替他們洗胃，否則他們就性命難保了。」

施師母垂頭喪氣地走到正談得津津有味的學友們面前，把這惡消息告訴她們。她們起先以施師母的話爲笑話，等到聽見來福也吃了蘑菇並且已經毒死的話，纔發狂似的埋怨施師母。

施師母帶着滿腹的悶氣，走出客廳。她到廚房裏，沒有看見李媽，便喊起來，「李媽，難道你同來福一樣的死了嗎？」

正當這時，李媽從後門走進來，拿着圍裙揩眼淚，可是神氣卻不沮喪。

「太太，我倒沒有死；不過我同站崗的巡捕將那流氓追着了。他坐的是一部藍色汽車。開足了馬力，將來福碾死了！我們已捉住了他！」

## (十) 聖藥

這是兩年前的事。在我們敵縣南部，距縣城很遠的一個鎮上出的這件事。

這鎮東邊有一座古廟，一出鎮就是。祇因多年失修，破壞不堪，前面的正殿，兩壁向東傾側，殿上的瓦與椽簷墜落了不少；殿中的幾尊佛像的眼睛，也不知何時被頑皮的孩子挖去了，手也斷了，袍子更是一處一處的露着泥巴；殿中的塵垢，烏糞，更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廟，連叫化子都不肯來借宿的。

正殿的後面有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但是能住的不過祇有東廂房三間，裏面還有一位五十餘歲的和尚住着。據說這廟在幾十年前香火頂盛的時候，也曾有三五個和尚與兩三個小沙彌。那時老方丈很是闊綽暇逸，小沙彌也穿得很乾淨，以後漸漸的不知甚麼緣故都餓跑了，只贖下這位繼承僧，靠着七八畝廟產，苟延歲月。幸而這位和尚不是道行高超的，他很能自己想餬口的方法，以致自己的衣食却也不壞。他這所廟雖沒有善男信女來敬香，但每日每晚却不斷有些土棍賭徒來光顧。這些人來聚賭，他可以得些

頭錢；這些人來此吃喝，他可以爲他們幫做幫吃；這些人有的在外面得來便宜貨，他也可以分點肥。他既不用納糧，又不用交差，因此他的生活較一切窮富的農戶却舒適的多。

這年二月裏的一天，喫過早飯後，鎮上盛傳說，鎮東佛殿裏出了靈丹妙藥，能治百病。藥丸分金色紅色兩種。誰家有病人可以到廟裏去燒香許願，而後在籤筒裏抽一根籤。籤上有字，可以告訴進香的人，那一種藥可以治那一種病；如果寫着金色藥丸，那末他就可以在磚縫裏，香案的木縫裏，佛身上的各處去找金色藥丸，如果找着紅色的，是無用的。若找着了金色的，除了應納藥費五百錢之外，還當病好後上布施還願。

這風聲一傳，全鎮都驚動了，各家老少男女，紛紛向鎮東跑去參觀。這是多年沒有事，向來婦女都不肯到這廟前來，祇有這次是例外，因爲她們不再避嫌疑了。果然見正殿的門大開，殿內外打掃得非常乾淨，老和尚鄭重其事的站在香案旁。預備爲禮佛求藥的人敲磬。

老和尚見來的人甚多，乃正言正色的說：「昨夜裏，睡夢中，我夢見一位金人；我

一見就知道是老佛爺到了，我就忙跪下低頭，讓他老人家過去。那知道，他對我有話吩咐，他說，我無量壽佛，善體人間苦，要拔救一切衆生。現在春瘟太盛，這一方的人還在夢中，你當善體我意，明天打掃佛堂，我要捨藥一個月。無論何處來的善男信女虔誠求藥，可以在佛堂裏求，金色與紅色的藥丸遍處都有，常用那種，便找那種。你好生記住，去罷！他說「去罷」的時候用拂塵掃了我的頭一下，我便驚醒了。諸位，誰家有病人，可以來求藥，老佛爺顯聖了。諸位，若親戚家有病人，也告訴他們到這裏來求藥。祇有一個月，莫自己誤了自己呀！」

衆人聽了，有的伸伸舌頭，有的似乎懷疑，有的說：「佛爺顯聖，施捨聖藥，是這一方人的造化。」一些婦女不敢多說甚麼話，更不敢大聲的說，但從她們三個一羣兩個一夥的咕咕着，和作態上可以看出來，她們是何等的感激佛菩薩而心慰的。

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從人叢中擠出來，要作求藥的領袖，一面向殿裏走着，一面說：「我家孫子病了好幾天了，請那位張先生來治，吃了三劑藥，還是不好，像是更重啦，莫非我孫子這就要出災啦！我來求求老佛爺。」於是和尚遞給她一把香，點着了

便作揖叩頭，老和尚就敲磬。叩頭已畢，和尚將籤筒遞給她，她抽了一根，上寫「紅色丸七粒，一治便好。」老太婆起來，拔下頭上的簪子，到各磚縫去找，如找珍珠一般。門外的人都瞪着眼，連大氣也不敢出，似乎怕一出氣大了一點，老佛爺生起氣來，就找不到藥了。不消十分鐘，老太婆居然找得七粒紅色丸，雖然也遇見兩粒金色的，因為籤上寫着用紅的，所以仍將金色的存在磚縫裏。

老太婆喜出望外，手捧着七粒丹，笑模笑樣的，忙着走回家去。她一面走着還說道：「來的時候沒帶錢，一會給你送香錢藥錢來，病好了還要多上布施哪！」

別人，尤其是婦女們，看見這位老太婆果然獲了七粒寶丹，也自然爲她喜歡。

遂後，又有一位壯年的婦人帶着幾分羞搭搭的神色，與一位呆氣的半老頭兒，也來求藥，當然也都得了去。

這一天求藥的人不多，因爲有人還半信半疑，要看那已經求了藥去的人，到底病人服了結果如何；自然大多數的人，因爲家中無病人，不過來此看看熱鬧而已。

次日，這個老太婆就是一個活宣傳品，她告訴鄰居，告訴街上的人，到殿前去做活

見證；說：『老佛爺真靈驗，我孫子病的那樣厲害，都翻起白眼來了，吃下這七粒丹，又痲了兩回一塊一塊的稀屎，今早就好了，有說有笑。你們說靈不靈，真是神親一把抓呀！』

據說那兩家的病人服藥後也減輕些。

這麼一來，一個傳十，十傳百，聽說這事的人就多了。這鎮上又有三八的集市，到集日更有許多人們知道了。這風聲不久就傳出方圓幾十里去。

人們知道這事的多了，自然廟中的香火一天盛似一天，三鄉五里，二十里，三十里的人多來求藥。有步行的，有騎牲口的。有坐車的，天天廟前鎮上人馬不絕，熱鬧非常。有爲父母求藥的，甚至一步叩一個頭。

有的許願塑金身，有的要修廟，有的要唱戲，有的要把兒子捨在廟裏。老和尚真是忙個不亦樂乎，自然他的架子也端起來了；這些日子得的香錢，藥錢，布施很不少；終日在殿裏，與一切求藥的和施主談論佛的慈悲無量。他計劃着將來如何重修正殿，蓋配殿，整理住宅，也計劃着將來作方丈，當怎樣爲小沙彌立戒規。這一來實在令這位被正

人君子輕視的老比丘起了無限的思量，但完全令他往將來好的方面想。但偶爾一想到眼前的種種，却也不禁的暗笑。

一個月快過去，老和尚又宣佈出來，說：『老佛爺又給我託夢說，今春的瘟疫還沒  
有過，我見還有些不當死的，沒有來求藥，我不忍讓他們現在死去，所以再寬限一個月，讓他們有脫離病死的機會。』

但以後的這一個月來求藥的，多半是遠處的人。

這後一個月還沒有過去這事的真偽就敗露出來了。真是『在暗地裏所行的，在房上要宣嚷出來。』

一個深夜，鎮上的人正熟睡的時候，大家被呼救聲，亂嚷聲，叫罵聲，驚醒起來。有些好事的男子披上衣服出來，在月光下，順着聲音，向鎮東的大廟跑來。就見有十來個人亂打亂罵，都是些土棍地痞，終日以賭博，欺詐，鴉片打嗎啡，爲生活的人。又見那和尚頭破血流，倒在地上，連聲的喊「救命！」這些鄉民因見打架的都不是甚麼正經人，皆不願意管；然而既是跑來了，也不好意思袖手旁觀，所以大家也勉強着拉勸。但



這些人不肯說出爲甚麼毆打，又不肯放手不打，仍是死糾死纏。大家見拉勸也無益，有位機警的說：「我們找村長來管吧！我們管不了。若不然一會要出人命。那還了得。」於是有兩三個人去請村長。

不一會果然有幾位老年人氣喘吁吁的跑來，乃是村長與村董。

「不要再打啦！再打，就一個也不能放過，都一齊送縣！」一位村董這樣厲聲厲色的喊。

這一喊很有效驗，這羣土棍真放手啦。他們不再糾纏着撕打，也許是怕送縣，也許是因爲打乏了，藉此緩緩氣力，也未可知。這一個蹲在一旁，那一個立在一邊；這一個摸摸頭，那一個提提鞋；老和尚還是躺着嚷「救命！」

一個矮身量，大眼睛的黑漢子說：「這不算完事，不給錢，你們四人合夥侵吞是不行的，打掉了腦袋也得給錢！」

村長一看說硬話的是李二禿子，先問李二禿子：「是誰欠誰的錢，誰們合夥侵吞，你先說個明白，然後好想法了解；到無法了解，你們再打也不遲啊！」

二禿子說：「村長，與叔叔大爺，你們來了很好！打架是我與和尚，孫二，趙四楞子，鄭大力四人；他們合謀欺哄我傻小子，今天晚上我就合他們拚啦！」

「你們爲甚麼這樣死打？你們素常都是好朋友，那幾位又是誰呢？」村長指着那蹲在牆根的幾個人說。

「他們幾位都是幫我的，出了人命與他們無干，我李二禿子一人當。我就是爲要錢。」

「他們欠你多少？」

「無數！」

「欠賬怎麼會無數呢？」

衆人也覺得詫異。

「老實說罷，不是好來的錢，是騙來的。」

「騙來的錢也當有個數，是怎麼騙來的呢？」

「你老還不知道麼？這些日子咱們鎮上這樣的熱鬧。」

此時除了和尚呻吟着，顧不得說甚麼，孫二却忍不住了，眼看西洋景要揭穿，不能不說話啦。他說：『二禿子，不要往下說啦。你要多少給多少。還不行麼？』

但村長與別人見良機不可失，乃逼緊的問：『是怎樣騙來的錢，你說呀？』

二禿子說：『事到如今，和尚，孫二，你們四人，不是我對不起你們，是你們對不起我，反正事情完不了，說就說了罷！前一個多月，他們爲賭輸了錢無法還賬，和我商議。怎樣可以得筆外財？我說去路劫，去架票，他們不敢。還是孫二主意高，他說鄰縣去年出了一件事，說有棵柳成了仙，樹枝，樹葉，樹皮，樹根，都能治病，不消三個月，一棵大樹讓人們吃光啦！主事的人得了不少的錢。假如我們到鄰縣的藥店裏去買些七珍丹，萬應錠來，每日在廟裏撒上幾十粒，就說老佛爺顯靈驗，鼓動人們來求藥，捨香錢，上布施，這樣的藥小點的病準能治，人們必然信，信了就不愁咱們沒錢花！他們都贊成這樣辦，說總比路劫架票強的多，人不知，鬼不覺，大家就有吃有花。他們要我去跑路，爲他們買藥，爲他們宣傳，他們在家裏安排。其實他們在家裏坐吃坐喝，光差遣我傻小子跑腿。他們每天撈多少錢，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買一回藥，祇給我藥錢和飯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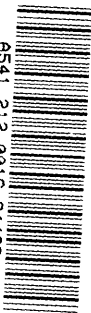
，在家裏不過和他們吃伙食。今夜和他們算賬，他們祇說每天進的每天吃，沒有多餘，可是他們衣袋裏又是鴉片又是錢。你們都是公正人，你們說他們辦的事對麼？」

村長說：「事情原來是如此，當事情初起，我就有點疑惑，派人偵察內情，沒有得着證據，不料你們竟窺裏反起來。和尚不守戒規，每日招賭聚匪；你們又欺騙鄉民，又吸鴉片，不務正業；今夜毆打，一死相拼，眼看和尚有性命的危險，事情重大，我擔當不起；明早將你們都送縣，請縣長按法辦理去罷！」

觀衆也很樂意。將他們這些狐羣狗黨交縣去辦，算是做了一件清鄉的事。

村長命閒人都散開，各回家去；命地保協同十幾個人，先將和尚抬到屋裏，又將其餘的九個人分關在兩個屋裏。等候明早一齊送縣政府。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16 54498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女鐸小說集 第一輯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

(郵費另加)

編輯者 女鐸月刊社

發行者兼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南國印刷所  
和記

▲版權所有▼

SHORT STORIES FOR YOUNG PEOPLE

Vol. I

By

Woman's Messenger Staff

Second Edition

Price: 2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6



|          |      |
|----------|------|
| 上海舊書店    |      |
| Cat. No. | 1    |
| 19386    | 數    |
| 售價       | 0.15 |

6